四書湖南講

論語湖南講 三卷

錢塘葛寅亮
仁和柴山基　錄測
錢塘曹觀文　錄演
錢塘孟師尹　錄商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測]進者。興起之謂。先進後進。畢竟何指。觀表記內。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

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以此推之。則此之禮樂。乃統論前代。而以虞夏爲先進。周初爲後進也。不明言何時而以先進後進隱其詞。或者不欲指斥當代耶。質勝文則野。故以先進爲野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以後進爲君子。蓋此亦周初郁郁之文。而非末世也。從先進。是從虞夏。想夫子生當周末。見郁郁之流弊。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故欲以質挽文。而動先進之想。平日雖說從周。至論爲邦。則韶舞夏時。斟酌四代。原不專主於周。如用之者。用乃操禮樂之權。而以整齊天下。如則心欲然而未敢以爲必然也。然所從既在先進。乃反以野人目先進。以君子稱後進。抑揚其詞。正與平日寧儉寧固語意相類。

採柴世挺解

演天子說。從古到今、禮樂日漸繁多、前面興起的禮樂、乃是質朴的野人也。後面興起的禮樂、乃是文彩的君子也。設或得用禮樂。去整治天下。我只依從那前面興起的、畢竟古人做的好。

商郭凝之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以如用為操制作之權。則目前可以不用禮樂乎。答曰。正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何下得個如字。謂之如用。必指秉權制作。有待而為者。若吾身則自有常用的禮樂。不在此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訓〕夫子在陳絕糧雖境當患難然一時從遊俱是濟濟英賢聚前名教之樂實足自適及到平居無事正好從容講求乃皆不在門故不免追思興感不及門或歸或仕或歿皆不可知德行是所學有得而實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理明暢亹亹不磨政事是區畫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有文采學問其實長文學者未必不能政事長言語者未必不兼德行但據所長處定為一科耳

〔演〕夫子說從我在陳蔡的患難中彼此相依儘好消遣如今安樂倒都不在門牆了記者因記當時相從如德行做得切實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如言語說得通達的有宰我子貢

如政事會得治國的。有冉有季路。如文學會得博古的有子游子夏

〔函〕未濟之問。一說謂聖人重道而不重情。其思從我者還是為諸賢各有所造非不忘相從於患難之故答曰事事俱要說到道上豈聖人獨無情乎。但謂諸賢各有所造在患難中固亦樂事但撫今追昔感愴豈得盡無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測〕助我亦是實話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胸中雖蘊許多道理若是無人辯駁正如洪鐘不叩則不鳴惟多一番問難。便多一番辯析光景愈新顏子說去無不快活並不見有諸問

夫子亦便敘然無所觸發矣。夫子每讚顏子。若如愚不愚之類。但不一句直說用抑揚語頓跌出來益因一語稱讚不盡故曲為形容若此。

演夫子說人若有疑難來辯我方得他觸動有所助益若回這個人不是助益我的也於我的說話再沒有不喜悅那得他觸動我

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那蹝曰昆兄也 ○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偏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母得免逐其母悔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訓】閔子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之語何等懷婉千古下讀之幾欲墮淚況當時父母昆弟寧不感動所以俱稱他孝然必說人不間者父母昆弟或有成心愛則溢美憎則溢惡外人反無成心故以外人合之父母昆弟乃見其孝

【演】夫子說孝哉是閔子騫這個人父母昆弟稱他孝外人都信他不間隔那父母昆弟的言語

【商】王道焜問閔子遭家庭之變未必有溢美遂只在憎一邊答曰愛憎兩意竟說閔子自該在內單指憎則太覺發露恐非夫子氣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經抑之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六章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測〕白圭之詩意在謹言夫子極不喜人說虛話故平日謹言之求惓惓而以此深取南容遂以兄子妻之

〔商〕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朱註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何註曰路淵父也鯉孔子之子白[illegible]

〔訓〕才不才等語。不是夫子本意。若本意則謂顏子家貧。只宜無槨。即夫子可以徒行。亦不肯賣車以為槨。假使顏子該有槨。夫子固無餘財。而諸弟子有朋友通財之義。豈不能曲為一處。只因顏路以愛子之請來。夫子不忍據理直拒。亦以情慰之。謂我當初待子。只是這等。則今日顏路之不能為子具槨。亦可稍慰於心矣。徒行。謂步行也。

〔演〕顏淵死。顏路請賣了夫子的車。做他兒子的槨。夫子說。人有才的。有不才的。自做父的看來。亦都道是他的兒子也。當初鯉也死。只有棺而沒有槨。我不賣了車步行以為他的槨。道是怎麼。以我曾出仕。隨從大夫後。不該得徒步行走也。

〔兩〕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訓〕夫子何以云喪予。蓋夫子抱道於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即其身也。然這個不是口說得與人的。必在那人自去證悟方能承受。以此求之千百人中。亦無一二。幸有一個顏子。夫子將以堯舜來相傳道脈。一肩付他身上。自此燈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早死。叫夫子有口對誰言。有心事對誰托。今人老年獨子。一旦喪去。只為家事沒人承當。老骨頭沒人收拾。尚且痛傷欲絕。況此傳法之嗣。千古道脈絕續所關。教夫子如何不痛苦之極。故直以為天喪予。噫者。初聞訃而驚痛之聲。

【演】顏淵死夫子嘆說噫顏淵死了教我身上事托付與那個是天喪棄了我是天喪棄了我

【商】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測】

【演】顏淵死夫子哭他至哀慟從者說夫子哀慟了夫子還不自覺得說果有哀慟乎不為這個人哀慟卻為那一個

【商】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

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淵】

【演】顏淵死、門人要厚葬他夫子為他家貧說不可厚葬。門人不依夫子、畢竟厚葬了。夫子說回日常間視我、就如父一般、今他葬與鯉不同、我不得視他如子一般、這不是我、乃是二三子的緣故。

【商】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淵】問事鬼神、是問奉事鬼神的方法。不是論鬼神之理、人與鬼

神。原只一個人是活的鬼鬼是死的人事人如父兄君長之類，有聲音可接有笑貌可視有情欲嗜好可將順有心思志慮可體貼，我能感通得來方於那已死的能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洋洋如在。然不感通這事鬼別無方法只能事人便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是問死去的情狀，生死亦不是兩個生從死處來。死從生處去人在生眼怎麼能看耳怎麼能聽鼻怎麼能臭口怎麼能言心怎麼能思想這裡面甚是古怪定有個生活的東西在。若止將耳目口鼻與方寸肉團一切形氣之類認作是生，一朝死到謂何俱各泯然且這一種生活的又向那裡去今人昏昏懂懂過了日子誰識得這生活的東西若識得時纔是

知生死去爲有爲無爲升爲沉。不須更問自了了分明矣。未能知生焉能知死事鬼神與知死。是天地間極玄遠道理若遽將此發揮終是捕風捉影人怎能曉得又怎能信得。今只把一個的事人知生來說。正如晝明夜晦要知夜但觀晝。便把極幽深的道理翻來只在眼前然事人知生亦不容易學者更須參尋始得

(演)季路問參事鬼神。夫子說你未曾會得事人的方法怎會得事鬼的方法。且還去理會事人着又說敢問死夫子說你未曾曉得生的情狀怎曉得死的情狀。且還去理會生的着。

(演)吳應旻問耳能聽目能視鼻能臭心能思此中古怪有個活

物在畢竟活物是何物答曰此個活物還須自己心裏大認

如何口說得與你若我以妄言之子以妄聽之則河詩中所思

神章已道其畧矣

傳習錄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測誾誾以和而帶剛侃侃以剛而帶和行行則純是剛氣更無和處矣三者氣象誾誾侃侃俱近中行而剛亦有擔當皆是任

道之器故于樂就這樂時覺得子路過剛有不得其死的模樣復以爲嘆然者或然之詞初不料言之果中也

【商】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訓】府是藏貨財的長乃其名以絲穿錢爲貫據此則爲長府乃是因改錢法而併更置其屋宇也如之何是姑與相商何必改作是斷其該止言必有中者有當於國計也

【演】魯人要改造那藏貨財的長府閔子騫說便依仍着舊時的錢貫如之何也使得麼何必又數這一番事要去改作夫子聞

得了說。這個人不說話便罷說將來。定有個中竅處

〔商〕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測〕聖門所尚者中和。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故斥之欲其知改。升堂未入室。是致廣大而未盡精微。還是稱許意居多。

〔演〕夫子說。這聲音是由的瑟與丘不相像。怎麼鼓向丘的門牆。門人因此就不敬子路。夫子說。由的造詣已到了高廣的堂了。

只未入那精奧的室，不是容易到得的。

〔論〕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測〕子貢平日喜問。往往借人相形討出一種道理。他見門弟子中師商人品最爲各別故此以爲問，看夫子許在那一邊，及得過不及之論，心下非不明白故意又把師愈諸問一句，勘出過猶不及而道貴於中，然在言外矣總來只一中字。而子貢只在兩頭盤詰生發議論須善於起予者

〔演〕子貢問師與商那個好些，夫子說師也做得過，商也做得不

及子貢說。這樣却是師勝了。夫子說過也就像不及。都不恰好。

總只一般。

〔商〕湯自新問子貢是方人的。自家亦在過一邊。定道過的人比不及還高故一一得夫子師商之論。便緊接師愈何答曰。子貢與顏子較則知二三。又明處不及矣。安得定他是過一邊人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測〕周公爲魯開國之君。富有一國。分所宜然。季氏乃魯大夫何得富於周公。此皆係當時公家富稅。大半歸其私室。正當在所損者。列可爲附益乎。附益。想必因田賦一事。季氏以田賦。使冉

有訪於夫子後不從夫子之言。卒用田賦冉有既不諫止又不引去自不得不爲用事斂之於民非吾徒二句是深絕之詞正不屑之教誨也

演 季氏是做大夫他富過做先君的周公是這等過分。求也還爲他聚斂百姓去附益他夫子說這等人不是我的徒類小子們大家打鼓趕他出去纔好

商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何註曰柴弟子高柴字子羔○廣韻魯鈍也辟除也屏也又與闢同喭粗俗也又諺亦作喭俗言也

測 愚者愚昧不聰明魯者遲鈍不敏捷辟訓屏除與闢同是要

惝面濶大施設開去喭訓粗俗亦作諺乃俗而無文釆者這皆是四子受病處夫子為他指點正如醫者治病必各各言其所患何病使人好用對治方法後來惟曾子一呼輒唯最為斂捷正以其能克去此病耳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商〕柴世基問魯字與愚辟喭等字並說畢竟是不好字面程子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此言何故答曰若論參唯一貫時何等斂捷功深力到之後復安得以魯言惟起初原是魯的後來能變得轉。纔見學力之到若謂得道反繇於魯則魯原是好的曾子亦生成是個曾子矣何貴於學柴世挺曰以參之魯。齊于回之

歟。曾子用功當過於顏子矣。夫子論好學。獨許顏子。而不及曾子何也。曰顏子曾子學問。似覺有異。觀顏子一日克己復禮。是直從本體用功。後來如濂溪陽明近似此派。曾子一日三省。乃逐事節點工夫。後來如晦菴敬軒近似此派。蓋逐事節點與本體用功者。終有直捷紆迴之別。夫子所好學。原只要歸向本體上。故惟顏子為直接其脈。而下此則稍覺用折。雖自用功勤苦。要或不能如顏子之速得夫子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洄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求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體上看。觀他無伐善。無

能勞是能空善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是能空人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能空己私似在聖人絕四更無起滅如太空然顏子三月不違若有起滅故云屢空耳屢空不與貨殖對乃與屢中對貨殖者於貨財未免生殖此本非學者所宜然他心中若有億度亦時常多中乃是聰明的人見道不難則字語氣甚緊因上句貶他而以此亟稱之蓋夫子平時所注意者止一顏子即一貫之參猶不敢方乃獨將賜與回每每並較是豈故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唯一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

（演）天子說回也其殆庶幾差不多了他心下能得時常空虛不

為物累。若賜則不順受天命。還把貨財生殖焉。然有所猜度。却時常會中。是道等聰明。怎可將來錯用。

（問）孟師尹問空字。考之五經四書。俱未見有指心體者。即論語有空空如也。又是指鄙夫。乃不好字面。似屢空只仍舊安貧之說較妥。答曰。空字從心體上看。其說有三。一則謂之本文屢空原與屢中相對。而貨殖是帶過的話。不與屢空對。屢中既指心。則屢空亦必指心矣。一則顏子生平。如無善勞等。大槩已造於空。而安貧特其一節。即有賢哉之語。乃借人憂以剔出其樂。亦是狀其心體。而非特賞安貧也。一則考字義。空乃活套字。凡虛無者。俱可言空。若作處貧與屢空二字太新拙。在四書內亦無此

解惟作心體有鄙夫空空如也雖彼此前下各異而其從心上說只一般徐時泰曰三義貼者皆誠爲的確但恐心體之空於聖學終不相背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詩云文王不識不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空而何但未能克實而先言空則不免爲口頭禪是則與聖學刺謬耳曰然則貨殖何又從貨上說曰此明有貨字安得抹殺而以學殖爲解益殖貨正是不近道一事乃與庶乎相照而不必從屢空牽帶者也○林芹春問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下文氣亦順答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明與此庶乎同一語氣何必要改讀○朱之翰問命字是通章要領顏乎之庶直見微天命根宗若賜不受命而貨殖是於原頭不

透要須將億中之識從天命處究心始得答曰毋毋教你們看書看本文口氣蓋有論道理的話有論人物的話若在天命之謂[illegible]須將命字重發此則以四賜較量原只在二子人品上相形激勵命[illegible]累一層過因爲道理在此更生執着是但知有字義而通章語[illegible]友失却矣○王師濟問億字終是子貢一生大病夫子指破他[illegible]歸空恐此不是稱許的話答曰玩則屢中語氣明是稱之但字好多宜活看億即思慮定靜安後尚不廢思慮蓋對已得手的要他擱去億度對未得手的亦須借億度爲研磨今以子貢分甚及屢中語氣照看要知畢竟是稱詡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測】室是道之精奧處迹是古人所做過成法正走入室內的轍迹此迹到入室後如得魚忘筌畢竟要脫去的善人能得合下不踐自與善契豈不是他資質好處但亦不能入室則言外之旨分明謂其不踐迹而阻從入之路反爲好資質所限耳

【演】子張問善人的道夫子說善人生來好的不消踐那現成的迹然也不造入到精奧的室內

【商】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測】論篤是口裏議論懇篤不浮是與只據論篤就稱許他蓋世

人因見巧言不好便以論篤爲佳不知其中也有眞僞君子是有德有言的色莊是模樣莊嚴恰像篤實光景乃有言未必有德的上說論篤下說色莊蓋言與色相應可以互見者

演 夫子說只因言論篤實就稱與他言便好粧飾知他是眞實德的君子呢知他是做模樣的色莊呢

商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測〕由求俱是聞行夫子雖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非謂由能兼人獨不欲其行也有父兄在殊非稟命之說記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以此推之父兄在者凡事俱須照顧前後不宜直前遽行只是要加躊躕之意兼人謂一人才力能兼數人之長若果行得停當有何不可其實銳進者未免粗疎故以退之之法救其失蓋凡教人不在益其所長而在攻其所短此正化裁之妙也

〔演〕子路問說聞得就該做麼夫子說凡事有父兄在要須照顧怎麼聞得了就做冉有問說聞得就該做麼夫子說凡事聞得了再斷不得就該去做公西華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說有

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說聞斯行之。一般樣問兩般樣答。赤也疑惑。敢問甚麼緣故。夫子說求也退怯。做得不及。故把聞斯行之策勵他進去。由也兼倍人做得過當。故把有父兄在裁抑他退來。總是一般方法

〔商〕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測〕凡人肯死。說得個敢死。若是不肯死。拖了兜人。迷自家主張不得。怎麼說何敢死。蓋顏子一聞夫子之言。全不計及事勢。而直以心事來對。因為曉得夫子在。一心要保全身子趕來追隨。說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而敢死可知。此不是道義之執與

能置形骸於生死之外者。安得有此。

〔演〕夫子被匡人圍了。有底畏於匡地。夫子已先出了圍。顏淵在後到夫子見了。驚喜說我道你已是死了。顏淵說夫子見在。回怎麼就敢去死。

〔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何註曰子然季氏子弟

〔測〕夫子平日語多和。而獨此最為激烈。必有其故。想子然之父意。如逐昭公。則子然亦必素蓄無君之心者。故於其問由求。謂

不以道事君又謂不從弑逆皆以陰折其不臣之心耳以道事君單單只把個道更不用別法也不可則止君不以道爲可我卽止而不仕也具臣乃是知敘一官能辦一職非止備臣數之說

〔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好說是大臣麼夫子說我道你是甚麼異樣的人品來問却原來把由與求這樣的人來問所說是大臣的人單把個道去事君不肯一些遷就君若以爲不可就止了不仕如今由與求只會辦得一官好說是具臣罷了子然說既然是具臣凡君要做的他都是依從的麼夫子說從的固多若是弑父與君一定也不從了

商傾若將問冉求曾從聚飲試為非道事否若仲由是最剛果的人何亦為此想或出於見所不到也答曰旅泰山作丘賦之類想春秋時安於習見亦不覺得是十分僭逆的事故且容他過去觀子路以正名為迂未嘗無通俗之見然伐顓臾而夫子獨責冉求則子路不與其事又可知。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〇周禮註社稷土穀之名有德者配食焉

〔測〕成人有喪兄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宰乃衰則其樸素之資素學於人子路使為費宰不為無見夫子何便說賊夫人之子看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子羔乃質美未學者仕學雖是

一理然必豫先理會方可施之於民社若臨事漫嘗則悞已悞人寧必無之子路本非爲佞者但其言似是而非而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故以平日之惡佞懸坐之蓋佞必子路所深惡欲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眞實語也

演子路使子羔爲費邑的宰夫子說他不曾學就爲仕賊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說爲宰有民人去整治有社稷去祭祀這就是爲學何須定要讀書方纔叫做爲學夫子說只因你這般會答應我平日疾惡那佞口的人

商鄭尚楣問學古入官方合道理以仕爲學全然悖謬恐難說他似是夫子所惡獨如註非其本意而禦人以口之謂答曰只

因佞者說得似是故能禦人若今說理那能禦得人次子路為
中自謂有此道理而不能因夫子言再加體會如所云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便爾信口說出故有類於佞若謂原非本意
而禦人以口則子路乃腨心之非擬人失其倫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注曰皙曾參父名點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宗廟之事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將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小相謂相君之禮者周禮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注云相為主君擯者聘禮云卿為

上樹大夫為小樹上為絡樹此人當之小樹者謙不敢為上樹之也
卿樹為承樹絡樹之大夫上可鼓瑟亦有弟也雖援瑟聲也莫奈
季春也雩者所以祭名使童男女舞之於官女巫職曰旱暵則
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

訓觀居則曰不吾知如何夫子開口便有惜諸子見知無人不得
用世之意率爾先也子路年長不宜先對但不免有當先急遽
之意攝是鈐攝于乘之國已是大國後云攝乎大國者如當將
身衛之於晉楚也有勇是能親上死長舍不顧身方是方略為
坐作進退之法哂之乃是為他未得到手而急於張皇下文不
一讓亦此意足民使民衣食豐足禮樂則化行俗美人有揖讓之
風矣禮樂本亦所優為因求之讓而亦遜其辭止自居於願學
宗廟諸侯祀祖考之事會同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皆朝天

千將非端雖有玄端之說只作端正訓爲是章甫殷冠舉一冠之正而衣服即該於內贊禮爲相爾爲小相者謙言不敢居以大也撰是撰述所陳說的便是浴沂如後世於上巳日迎流盥手祓滌衣以除其垢也夫子始以如爾爲問點所對非本旨何以爾與之蓋夫子從人知說來原是用世念頭至三子言畱彊禮樂卷個個有許多作用說得行不得夫子一一聽過未免心下惆悵到點說向童冠偕浴沂風詠目前有這許多快活不覺動其師徒樂聚居常名教之適是得而忽舒故發此喟然之嘆息與點要與他一同快活也然曾點初時亦爲已志不足以酬夫子故嘶嘶不敢言不意反蒙許可未知何故故待三子既

去自家獨後以三子爲問欲因人以證己耳亦各言其志言三子也各自陳一種抱負叫一番經濟非沒然無當者也已矣亦是嘆詞纔提起三子仍觸動夫子用世不懈憤息不能已已然則三子又是夫子與的點一發不得則自乃逐個從頭問去爲國以禮須說得輕鬆不必將禮字重看然又因爲國二字斷跌入求赤非爲邦上去至於五六十而亦邦宗廟會同皆諸侯則求赤亦是爲邦初不以爲國病由而所以與三子之意愈顯然矣看來夫子生平志在救世無日不望三子之宿强禮樂見用於時安得有外之之意特以知己不遇雖轍環列國亦惟月與吾黨隨地自適即至患難中猶師鼓琴弟子執干而舞則皆點

之樂。夫子又未嘗不素用之也。是知諸子皆夫子所與而與點之情則獨爲感歎。

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夫子說。以我年紀有一日長過你們。不要把這個爲事。大家都去了形迹講話。你們平居。便說沒人曉得我。設或有人曉得你。就把甚麼去做呢。子路率爾對說。千乘的大國。鈐攝在兩大國中間。又加上師旅。因師旅又生出饑饉。由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有勇不怕死。且曉得攻擊的方略。夫子聽了微笑他。又問求爾怎麼對。說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的小國。求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衣食饒足。若是把禮樂去化他。還須待有德的君子。又問赤爾怎麼

對說禮樂非敢說能得那麼大學他如宗廟中諸侯祭祖宗的
事又如會同諸侯朝見天子端整了章甫的冠這時諸侯在那
裡行禮赤願爲小相贊相他又問點你怎麼樣點方鼓瑟因問
住了他音聲還鏗爾不斷舍了瑟站起來對說點的志異乎三
子的撰述恰像不好說得夫子說這有何妨也大家說自已的
志向點說當暮春的時候春服既成就了同那冠者五六個人
童子六七個人澡浴乎沂水乘風乎舞雩一路歌咏歸來只眼
前討些受用三子都是要人知的那當時只有人不知光景夫
子聽了點言不覺感懷喟然嘆說點倒會這等快活吾與點了夫
子所問的在人知所與的倒在人不知點心下終是疑惑等三

子都出去了。曾晳獨後。問說夫三子剛纔說的話怎麼。夫子說。也各人說自己所懷抱的志向罷了。點說既是言志夫子怎麼哂由。夫子說爲國須把個禮。他的言語不遜讓。爲此哂他。點又說。既是求。內唯求難道不是爲邦麼。夫子說怎見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獨不是邦麼。又說。難道赤不是爲邦麼。夫子說宗廟會同不是諸侯的事。是那個的事。赤這樣人做了小相。那個去做大相。夫子既許他爲邦。三子亦皆是所與的了。

〔疏〕陸嗚將問。舊說謂點胸次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又謂是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今何以棄置不用。答曰此因夫子與點。而不明言其故。後人紛紛推求不勝議論。不如點特一狂者安[illegible]

到此且夫子與點與矣又何以喟然嘆也以夫子發嘆及點者偶於之故如所與乃一時感觸之接而非其生平本願○紫世蜒間有夫子一生避世之念俱假浮海居夷之嘆可見他若肯去了天下自尋快活則問長沮荷蕢之言謂何憮然謂何說果哉此喟然之嘆初無實意皆如人處室家鬧熱場中忽然聞得山林幽靜一時入耳也覺清涼欲作撇過頭那室家又終是放捨不下故語及三子復有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之嘆向時與點一言又不知丟冷何處此常如鏡花水月不可執着若認定一時感觸便謂夫子主意在是何似痴人前說夢答曰此亦說得有光景但觀夫子平日用世之心誠切而樂天之趣不無據

說似左袒用世一邊。不免稍偏。且吾與點句。全無實義。亦太變怪。○施惟中問曾點畢竟是何如人品。孟子嘗以曾晳爲狂。未見有實事可指。想亦從此看出否。答曰。狂者嘐嘐慕古。眞是不把世情覷在眼裡。觀點洒洒數語。亦就此可想狂者氣象。至實究其品地。則後世如寇萊公近似子路。劉晏近似冉求。各實落在事業中幹辦。點似可彷陶淵明白香山。識見稍有到處。便會討一着便宜。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視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測〕己字禮字照下文看己即是視聽言動於此要件件適意恣作自家與人分別故以爲己克者戰勝之謂能降伏得他下非直去此己也禮即是當視當聽當言動的條理如不合條理自己心下亦必有所不安可見此己本有個條理在但一向只從己用事將禮悖逆復者此己仍歸還於禮也克復功夫是一套做的視下非禮勿視等勿視必律以禮則克己乃以禮克之如奉大將以討叛逆者追禮復則百體悉受節制而已即化爲禮矣克己復禮是爲仁功夫故謂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三句正申解爲仁意一日者前此雖做克復功夫苟一間未達不免

王用猶遠。遐計不得程途，算不得日子。惟到一日。耳目口體忽然都夜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功夫得手時候。這一日纔好算得克復的日子也。克了己，我與人既無形骸之隔；復了禮，我與人又有相通之矩。是彼我一團都在仁中，而有神過化，自不能外。歸仁者，謂天下聞風興起，信向此仁，乃歸依於仁中，非定是來歸我也，當與民胞歸厚一例看。此雖聽其漸漸感動，而功夫只在一日了手，向後別無作為，故一日克復之下，直接以天下歸仁，更無遲疑等待之意。謂何必要說到天下，蓋仁原以天下為一體，舍了天下，即無處寄我之仁。正如火寄於木，必木燃方是火到；若水來燒着，火在何處？故必天下皆歸於仁中，方為完

此一體之分量方是爲仁耳天下歸仁全繇克己來將己自克所謂心病還從心上醫故說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乎哉語氣益深有味於此已之得力而爲咏嘆之詞也夫子論仁至此眞是直截痛快顏子便要下手去做故問功夫的條目夫子又就己上分別出視聽言動來已是要幇他爲仁的有何不好只爲見色要視聞聲要聽不好的話要說不好的事要做傺了自己意思不顧道理如何道皆是不以禮而以己者故謂之非禮勿者教他着力簡制顏子此時亦必在未約禮前也不云以禮去視聽言動而云非禮勿視聽言動俱用禁止字義者正應着上邊的克己然句句有個禮字在則復禮亦即含於其中矣不敏

言不敏捷。是謙詞。請事斯語。謂請從事於這四勿的言語。通章看來。仁的分量。必包乎天下。而仁的功夫。惟在於自己分量全繇功夫造來。故於論克己獨爲詳切。

〔演〕顏淵問仁。夫子說克勝了縱欲的己。復還到循理的禮上。這個乃是爲仁。人只爲功夫不曾做到分量。便有虧欠。若一日間。克了己。復了禮。天下的人必定感動。都慕着爲仁。歸向於這仁中了。天下總隨己轉。可見爲仁乃專繇自己去克。自己曾轉繇他人乎哉。顏淵便要下手去做。說請問功夫的條目。夫子說。禮不該視的不要視。禮不該聽的不要聽。禮不該言的不要言。禮不該動的不要動。於己上。都把個禮去克他。顏淵說。回得夫子

指點。雖資質不敏捷也。所不得諉從事於道言語。努力去做了。
商方如駁問仁字。昔有以生字訓者。程子云未盡。上蔡指覺的
便是。朱子又道上蔡之病在以覺為仁。醫家云手足痿痺為不
仁。明道謂此語最可玩味。勝卷又問取喻於桃仁杏仁。明道又
謂公則近仁。陽明又云公愛。諸說各各不同。今講獨從程子萬
物一體者。却是為何。中庸云仁者人也。孟子云仁人心也。原不
轉一詮。脚倘所謂仁道至大。纔有所主。便該括不盡故耶。答曰。
仁字乃最緊要字。論語一書。論仁已居其半。安可糊塗看過。凡
講中俱以萬物一體言者。惟提出一體。則處處可通。如以生字
訓。須一體生意方不斷滅。以覺訓。唯一體故痌瘝便自覺得。手

足痿痺。政是一體內隔絕處。桃仁杏仁。乃一體中生意所醞釀者。公則不私己。愛則不傷人。皆視爲一體之意。所謂人者我是此人。人亦是此人。一體中豈容分別。所謂人心者。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亦是一體。諸說都未嘗不是。今獨提萬物一體者。正從此章看出。蓋夫子平日論仁。隨諸弟子分量。設爲方便。俱所謂第二月。獨顏子則眞是承當得起。故直截指示他。但想天下何等廣大。而所論一日克復。要取必於天下歸仁。豈不是以萬物一體爲分量。學者須識此宗旨。於仁方有成就。若分量不廣。雖竭力用克復功夫。亦終局於所見。而無滿量之日矣。湯自新曰。以萬物一體爲分量。恐功夫不免馳騖。如何下手。曰。

下手只在克己所以不能與物一體皆爲此己已一放縱則必至拂人從欲與人情不相體恤何緣一體得來曰天下歸仁如何一克己便能通得去曰天下正不離己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皆人也皆隨其所值而以己爲酬對者也人情所最切近者無如愛子惟推乾就濕無以有己故能與子爲一體若待一家皆無以有己則一家皆一體矣待一鄉皆無以有己則一鄉皆一體矣以至國與天下莫不皆然但此處隔礙消一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一分此處隔礙消二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二分至十分滿足即是萬物一體即便天下歸仁曰人之愛子原是爲我一體所分若天下與己終覺有間如何見得是一體曰今人路

過饑寒困苦的也惻然憐憫彼人自苦許何要你動心且其說人便有這地上螻蟻蚯蚓之類爲命甚微乃足踐蚯蚓卒然驚惻有與知其然而然者而至於一執己相則相爭相軋雖至親骨肉不免剸刃可見萬物原自一體而紛紛隔絕皆己爲之障故欲下克己功夫必須如萬物一體之分量欲盡萬物一體之分量必須下克己之功夫柴申林曰旣如此則爲仁功夫只克己便了謂何又增出復禮來曰仁是一團生意全體渾然雖具在本心而己念一機則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放言身欲妄動仁便制他不下惟禮則件件有個條理如視聽言動之類隨處皆把個方法制伏他他自然受我約束而仁不爲所厥故克

已須用個禮如人一身自頭至脚皆一團元氣之充周是仁其間肢節筋骨處處有個脈絡是禮若脈絡壅塞則元氣便不能貫通而血肉有潰爛之憂矣再推廣之仁的大關目不過親親仁民愛物不先親親便去仁民不先仁民便去愛物固爲不循條理倒行逆施遞仁民與愛物也遞不去然就親親中又自有條理如仰事俯育誠爲至急若使殘害他人爲非理之奉則親親亦失之矣至於民固要仁亦不因此便可暴殄生物如禮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又自有撙節愛養之方總是仁愛了設個方法便易情泥於一處他處反行不去所以要有品節限制則天下雖廣自以條理之分布而生意觸處可通萬物一體不外是

矣。此爲仁之所以必精於禮也。○虞宗瑔問。克字有訓能訓去者。二義何居。答曰。克字原有二義。訓勝也。能也。相本文最貼者。隨用一義。若訓能。則當云能己復禮。覺文倒而義乖。故不如從勝訓爲長。至若訓去。則原爲杜撰。並無此解。沈裕曰。既是勝己。訓何又說出己。似不相照應。曰。視聽言動。但向着非禮的。固是此己。道是非禮。能降伏他的。亦是此己。如手中獲去扒他癢的固是手。扒癢的也是手。○孟師尹問天下歸仁。只在我心體能與人不隔。便是。若要那人感動。都歸向此仁。恐難取必。答曰。心體與天下不隔。固是。但世未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形著動變。必然之理。人不感動。還是我未到一日克復處耳。曰。孔子在當

時亦未見天下盡皆信向曰孔門從遊弟子當時幾遍天下而其私淑者更不可量但到處有人信向便是天下歸仁矣又何必盡人皆然若拘執此幾則唐堯時謂黎民於變時雍又謂比屋可封而何朝廷之上猶有四凶也但本文不云歸我而云歸仁故前講只以開風興起為言方所該自廣若實實從遊則比是歸仁中之一節耳洪度曰取必於人之歸仁終恐學者馳心於外曰天下皆我一體何物是外即此有外之心仁便不免缺陷矣但感動雖在彼而功夫只在我機如桴鼓豈容有意要求故下即繼云為仁由己聖人之言自無滲漏○鄭尚友問聖功貴動靜無間今夫子以視聽言動告顏子似單在動邊着力倘

視聽言動未接時功夫不幾停閣而無所施耶答曰子果以人有不視聽言動時乎夫人要離視聽言動除是死去若生則無一刻能斷絕者睡夢之間一呼即醒是無時不聽合眼之時猶能見暗是無時不視言不必宣之口凡擬議欲言皆是動不必見之行凡食息起居皆是然此四請問其目故以視聽言動分四目言之有目必有綱若綱則總只是一仁曰綱既是仁只宜向綱上做又何必求之於目曰理須頓悟可以提綱而事必漸修不免列目故爲仁功夫詳於復禮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一〔訓〕不欲勿施正爲仁的實事必從見賓承祭說來者蓋人若心事放縱焉能體貼人情必須一心對副着他如大賓大祭遇着爵位德望的人在面前或天地鬼神鑒臨於上此時自然一心對副今把出門使民人情所最易忽的俱與見大賓承大祭一般則此心時時提撕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的張本不欲勿施即將心去體貼人我所不願的不要把去施與他邦家無怨又根上不欲勿施來能得如此體貼人情自然到處無怨如其未然則不欲勿施者猶未盡也此與天下歸仁一例亦是見他爲仁處但天下說得廣在邦在家不過隨身之所到因彼此功夫有頓漸故感通亦有廣狹耳仲弓講事斯語其功夫誠

不同於顏子。然其直下承當。却亦無與

一(演)仲弓問仁。夫子說於出門易忽的處。就如見極大賓客一般。一於使民易慢的人。就如承極大祭祀一般。把這樣心對副將去。自己所不願欲的。就覺得人也一樣。不把去施與人。在一邦。於邦的人無怨。在一家。於家的人無怨。都體貼得人心事來。仲弓說。雍雖得夫子指點。雖資質不敏。也顧不得。請從事於這言語努力去做了。

而王光濟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項平說。恭敬即見賓承祭之意。忠即勿施之意。出門二句。既爲下二句張本。則居處二句。亦可云爲與人一句乎。答曰。夫子言仁。即訒言亦是。豈見賓

承祭之心說不得是仁但仁有功夫有作用是須承祭乃是爲仁功夫畢竟在平時做的不欲勿施纔是當下的作用於仁更爲貼切且彼口氣三平則三平此口氣不落則不落看書正須于理同而相其口氣之異並可拘爲一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何註曰牛弟子司馬犂○說文訒頓也从言刃聲徐曰頓者多頓躓也廣韻難言也

【測】訒即恐意乃頓住在口而不直出其言也訒根仁者來是就養成的說倒不是初學所能想牛平日必是好說話的夫子特指點個仁的模樣使牛默會牛却不去思想道是訒言爲易而

少之益以仁爲難能當不止此也夫子即就其意說爲仁果覺
得艱難即要不訒言自不得不訒了言外見得口頭會說的還
只是一團浮氣未曾摸着他的就裡呢盜欲變化氣質歸於本
訥方纔可與商量而本文所言並無實發爲仁處不必執句深
求。

〔演〕司馬牛問仁夫子說仁者的人他言語常訒住不肯輕說出
來司馬牛說只言語會訒這就算得仁了難道仁是這等容易
夫子說爲仁果覺得艱難說出來便要不訒也能得不訒麼訒
豈只在言上

〔商〕雖應垣問爲之難待說推進一層謂他心體存養得定故作

爲不肯輕易此幾於論仁相關答問今人看書動輒說到心體。我亦未嘗不說心體但說體即見用說用即見體說心即見事。說事即見心各就本文自有一個實際今本文只說爲之難何又增入心體凡論仁俱側處固要得其源委而說向行事上則改頭換面各各不同譬如月在天上只一個而影落川中金光萬道處處有月若所賞玩者原是水月而崇之天上則現前光景反失之矣如此看昔論語全部一言可蔽云心體足矣夫子何用這許多說話。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測]憂、是憂愁。懼、是懼怕。不憂不懼根君子來。亦是就造成的說其所以能然處。全在下內省不疚。內省、是自己心下查考。人在暗室屋漏中做了虧心的事。別人未必曉得。自己如有疚病一般排遣不去。故須要心下查考。沒有一些瘕疵。則此心快然自慊。有甚麼憂。自反而縮。有甚麼懼。這何憂何懼從內省說來。亦只在自心上論。若境遇。豈能必無。但雖有亦如飄風之過於我心。毫無關涉矣。內省怎麼便能不疚。要見還有平時克治功夫。但此在言外。不曾道及。

[演]司馬牛問君子。夫子說君子的人。心裏不憂愁、不怕懼。司馬牛說只不憂不懼。這就算得君子了。夫子說心內自家查考。若

沒有一些疚病。便自覺得心寬體壯。還有甚麼憂愁。有甚麼懼
怕。這豈只在憂懼上强制得來的。

〔西〕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 ○ 蔡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生馬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測〕司馬牛之兄向魋欲弒宋公。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惡。我獨
亡。謂只當沒有兄弟的一般。蓋因君臣之義絕。而兄弟之情亦
絕。雖未誅戮。亦不復可算兄弟矣。此只好諉之天命。故子夏引

成語曉述、敬照下與人恭看。則敬單屬於己。敬原是好的須要常常如此。無有缺失。與人恭固好。却有未必盡當處。又須有禮以節文之。我既恭敬人。亦必恭敬。以恭敬相孚。則道義之交何殊骨肉。四海皆兄弟。不過言其多。凡感動得的。即是。非謂盡人皆然也。此語宜會意看。

(演)司馬牛因兄弟作亂。憂愁說人都有兄弟。大家相安。惟我遇着變與獨沒有兄弟。子夏說商常聽得說死生有付定的命。富貴在主宰的天。這都是繇不得我的。只去理會自己。君子自家敬謹。沒有缺失。與人恭遜。又有禮節。把這方法去相交。四海內的人。但有感動的。都好做得我兄弟也。君子何患沒兄弟也。

尚邀天植問諸子曰自友倫不免於橫逆豈得盡四海皆兄弟況論其理則可若實作兄弟恐未必然答曰我雖敬恭四海豈能人人盡學倒是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然我既自盡道同志合之朋又何地無之則有其理亦未嘗不有其事洪天泰曰論理如此畢竟與兄弟不同曰如今朋友之道已絕於世宜乎子有是言看世上所謂朋友者戲謔以爲忘形謟曲便成知己稍稍飲食游沐爭侈以爲盛事閒或居恒嫋作意氣一當利害則抛頭縮頸情狀有不堪諭者矣朋友的道理原不然通財一節古人所不必論進之而患難與共生死無欺春秋戰國間往往有之然此猶俠氣也若道義之交則以德相成以道相濟言臭等

於如斷必同可以斷金如此其逆爲甚遠做不得況輩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浸潤。如水之浸漉。漸漸滲入至於濕潤。以此方法用譖。則溫言冷語。日逐漸投。自潛移不覺。膚受。是肌膚上受傷。以此方法去愬。令人驟見。必忿然爲之不平。不行者。不行他的譖愬也。只此目前不爲所蔽。便是心下明白的了。故可謂之明。然恐人只認作近。又將浸潤膚受不行玩味一番。說豈徒是近處能明。亦即可謂之遠。蓋凡門游九州之外。要障蔽我。總不出目前欺瞞。譬如人眼界所到之境。若在遮處遮蔽。如何能遮得過。只消將

一物遮在眼前則泰山當前而不見矣故近處不蔽則是遠處不蔽了這全不曾說及明之本體只就所照上想見其明體耳

〔須子張問明夫子說如浸潤的譖膚受的愬都最會哄我却到我跟前能絕不行他的面前蔽我不得便是我心下能照這喚做明了從其近處能明若是浸潤的譖膚受的愬都不行他的近處蔽不得便連遠處也一樣蔽不得總是這心去照這就喚做遠了。

〔爾叟之斗問人當譖愬之來多用情識對付反墮在他計中所謂不行者乃是心之不行謂情識容而本體定故能明且遠答曰行譖愬也不定是情識譬如居官的卒然有人遍體被傷來

訟告於我那時無論好官歹官也都未必有成心在內然却不知不覺被他遮掩了去總只是心上沒見識故特借譖愬不行以覘其心體之明不必又將不行處穿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測足食足兵民信三項平說之矣聯上足食足兵一句讀下是說爲政已盡於此更無別法也民信者不徒我信於民而民亦信得我過這三樣輕重去留子貢當不曉得但意夫子或更有行推之妙而究竟不出於經不得已者要照常歇手緊不得你

須用變通兵去而食給信孚猶可相守其事易見故不復申說若無食則便要死了何可去得所以又申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立是植立得定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仗信以立相維不解若沒了信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子叛父臣叛君土崩瓦解鳥獸散矣不能植立還怎麽成得個國家到不如死了也罷如唐之張睢陽以孤城弱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雀掘鼠是去食而至死卒無一人敢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

演子貢問政夫子說爲政須是充足糧食充足兵衛民都與我相信有這三件就彀了子貢說萬一事處兩難決歇不得要去一件於這三者還是那個先去夫子說兵只是護衛的且去了

兵子貢又說萬一事更難處決欺不得要去一件於這二者遂是那個先去夫子說食只是養生的且去了食去食就要死了自古的人都有個死若是百姓沒有信相倚恃便大家都顛仆了不能植立還怎成得個國家

【商】徐世淳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玩語氣似還重信邊論理亦應如此答曰既重民信子貢又何消再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何註曰棘子成衛大夫

【測】文是文飾如服物采章登降揖遜之類燦然有可觀美質則

質素止存本質而無增飾也棘子成要去文存質亦與夫子寧儉意相似但不免矯俗太過故子貢以失言惜之文質照下虎豹二句看文如虎豹的皮有文彩質如犬羊的皮無文彩皆因乎其真肖乎其形如在士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耆野率真自得其便若加了文彩反張徨跼蹐不成個模樣故文之不可易爲質即猶質之不可易爲文質之不可易爲文亦猶文之不可易爲質假如虎豹之皮原有文彩的若要去了文彩便不成其爲虎豹犬羊之皮原沒文彩的若要添些文彩亦不成其爲犬羊故謂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此猶字與上猶字項

針一直接下正所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適其適而非可相易以見文質皆宜並存不可偏去

〔演〕棘子成說維世的君子只是質樸便彀了何消用文飾爲乎子貢說可惜夫子的說話是個君子也乃輕說出來駟馬追不及這舌頭了文飾的不可强他做質就如那質一般也質樸的不可强他做文就如那文一般也只看虎豹的鞹是有文彩的就如那犬羊的鞹是沒文彩的兩下裡怎麼相移易得

〔商〕徐偉泰問旣以文猶質質猶文謂文質分數不訓即今講謂文之不可移易猶夫質質之不可移易猶夫文本解的惟從何看出答曰若朱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沒下面兩句便依舊

解亦得今緊接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明是把虎豹鞟喻文犬羊鞟喻質猶字即頂上猶字蓋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二語正直喻文猶質也一句而反此則質猶文句亦例見矣語意何等直截如舊說須於質猶文下補云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便不免多費斡旋且一般猶字如何又作兩意相看斷觀文曰如此雖得猶字語氣而鞟字未安鞟是皮去毛者故舊以盡去其文解之曰舊解以皮去毛爲去文是虎豹犬羊之毛俱有文可去矣易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惟虎豹有文而犬羊則何文之有即虎豹犬羊果盡去毛其皮亦何至無別舊解於字義未盡通大約鞟即是皮鞟字即與皮字互用

耳夫毛之訓雖見於說文亦不必太拘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測〕徹法乃井田之制君民一體有通徹之義故名徹魯當初亦是行徹自宣公行履畝之稅逐畝又加一倍則是十分取二矣君孰與不足分明是百姓肯出賦稅與君然亦不外徹法惟正之供百姓若足則飽食煖衣仰事俯育俱已有餘何苦不輸課與君若百姓不足則飢寒迫身救死不暇雖日加鞭笞亦不能應矣君民一體事勢必然非徒虛論其理者

魯哀公問於有若說，年歲饑歉，國家的用度不敷，怎麼處。有若對說，何不行那十分取一的徹法呢。哀公說，如今已是十分取二，尚且不敷，怎麼還行得徹法。有若說，若是百姓用度充足，他自然肯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不足。若是百姓用度不足，把甚麼來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足。行徹足百姓，正是足國的方法。

商翁與明問，君孰與不足，還是君民一體，則緩急有相通，變必能分外輸助。若只是惟正之供，則何爲二猶不足也。答曰，先王量入爲出，所立稅法，原自足供國用。後世鑄山煮海，算商告緡，雖利孔百出，而天地生財，實止此數，盈於彼者，虧於此，倒把正

額錢糧反拖下了果使正額錢糧一一辦納國家自然敷用古人一年耕有三年之蓄若遇變而求助於民間則亦國非其國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朱註曰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此錯簡）

測忠信總是一實心主者將他做主張乃學問根基處義則隨事合宜原無定在又須遷徙以從之忠信與義兩全則主輔相須而可底造至誠無息將義入神地位故以爲崇德謂德日積之而高也愛其人則欲其生惡其人則欲其死只此已不是謂

何又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提醒惑字意說人之生死且不消論只你心裡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可見你心亦作不得主張自生顛倒却不是惑知其惑則知所以辨惑故不復言辨字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當作錯簡

演子張問崇德辨惑夫子說主定了忠信的實心又遷徙在合宜的義上忠信與義並做便主輔相幇只管造將上去就是尊崇那德了愛的人要他生惡的人要他死只是這個人你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心下自生顛倒這就是惑了

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注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測上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名下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實總是要盡其實不可忝其名

演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君是個君臣是個臣父是個父子是個子都要名稱其實纔是齊景公說夫子說得有理善哉果若君不是個君臣不是個臣父不是個父子不是個子這樣一定喪亡了雖有粟祿吾怎能得食他

商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測】片言猶單詞不必言之多也折是折斷開來凡獄詞必各伸其說爭做一團我判其曲直折開作兩處可以折獄者是折去就服不復更爭也其由也與大槩料由能得而記者因以無宿諾實之子路有所許諾於人就去做了不肯欺宿其言何等誠確故他說出的話人自信服了如今做官的只爲人平時信他不過所問事未必盡差那多生猜度或道他聽分上或道他通賄賂轉告不休若平日原信他是個誠實不說謊的官則問下事來一定信從便不十分如意也只得干休罷了記者以無宿諾證折獄眞深得聽訟之法

【演】夫子說累說片言就好折斷得獄詞開來兩下不復再爭這

等的人大約是由麼。記者因記說。于路平日有約就去做。再沒有狀循的許諾是這樣做人誠確。平素能取信於人的。

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訓聽訟是兩造具備聽斷其是非。猶人言與人相像。無訟不必个無曲直但曲者即自認了。不消爭訟到我面前。使字大有轉移之妙。在但不說及無訟乃極治之化。不敢取必。故以乎字疑其詞。

演夫子說。聽斷爭訟。辨他曲直。我也像得人來。若難及的。必須有個化他方法。使民自無爭訟麼。

(商)呂劍龍問無訟必實無曲直可較者猶有曲直焉能無訟必曰若然則人人是聖賢了此只如虞芮質成見讓畔而返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測)兩之字指上政字居是身之所居處無倦者精神不令倦怠也行乃施之於政事以忠即將所居者行之如今人爲政何嘗不肯精神但他精神多用在結納要津彌縫世態對百姓反以爲厭若挾得過便了懶去用心及至行出來又不過因襲格套鋪排體面不肯將本心做事故夫子提個無倦以忠要人全把精神心術去爲政。

(演)子張問政夫子說自身所居務要打起精神不使有一些倦

意及行到政上就把我所居的忠做出來不可只在體面上修飾

〔節〕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測〕成美成惡只爭個從世道起念從一己起念而作用遂分美與世道有濟惡與世道有妨君子不勝關切故美的多方去培植務成就他惡的多方去救正使他不得成就在己則不惜身家於人亦不避恩怨必欲盡人皆美而無惡方爲快意小人則惟知有己正引惡以爲濟而惜美之相妨故與君子相反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要人都作君子多方大成就人好處不成

就人不好處若小人也要扯人做小人與君子的成美不成惡正相反

〔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測〕凡有國家者俱有政俱未必曉得解說政字其字盡從正字音又從正乃端正之義此何只渾然[illegible][illegible]而其成於上還在帥字內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與做政的豈只在條教上設施乃是端正的意義也子若帥領把個正百姓便都學樣那一個敢不正

【商】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測】今人呼他為盜必然面赤誰肯樂為只因在上的有欲剋剝小民既饑寒迫身旦夕難忍又見儼然徉徜以臨其上者且不惜廉恥要錢小民更何顧惜於是相率為盜若上不欲則下不竊乃必然之應不容爽者

【演】季康子患盜要討個去盜方法問於孔子孔子對說假使子不要人的民也會學樣不要便賞他不肯偷竊

【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

政爲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測〕德風德草之德猶言行也。上即如字。不必改尚字。而加尚意自在其中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有道的都爲無道所妨害假如殺了那無道的以成就那有道的於爲政怎麽孔子對說子既爲政操了轉移的權何消用殺子肯要善百姓便學樣一齊都善了。君子的行事是那吹動的風小人的行事是那披靡的草草上有風來一定偃倒了那有個不依從的

〔商〕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測〕子張所問之達夫子疑他是聞所以反詰問之得其邦家必聞之言而後與他剖判達如水之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漸漸通達之意聞是傳聞一人傳兩兩人傳三傳了開去其實未必有此事聞達迥異故不容無辨質乃本質宅心的所在要徑直不可有一毫委曲達質直全是好義視察的張本若無此質直則做來雖合義即與色取仁無異矣然天下直性的人每豁真大

過不近人情處分未必妥貼所以要好義觀察下人亦是好義中事蓋義從人起不從我起察人的語言觀人的顏色把思慮去下人正降心以體貼人情得了人情義中方有斟酌調停之妙凡此皆以善成其直者質直則我的心既無枉曲而好義下人則人的心又無拂戾自然人都道好處處過得將去在邦在家俱必達了色不只是顏色凡顯露在體面上為人所見的俱是取仁者向人前做得十分親愛也行雖該一身既對色言便將人見一邊別出乃是人所不着眼處行違則與仁相悖違郎恐心害理的事亦儘去做矣然此若自己膽怯便不免露出破綻巧處專在居之不疑自謂處世道理合當如此儼然以仁者

自認更無疑惑道既能熱面向人又能矯情鎮物人都被他哄過也都都道好所以在邦在家亦俱必聞

須子張問士怎麼就好說得達了夫子說何哉爾所謂達的子張對說在邦也必定聞得他在家也必定聞得他夫子說這個人但聞不足通達兩下真假各別須要辨得分明夫達的人他本質一味務直絕沒有回互心腸而又喜好那合宜的義察人言語觀人顏色把思慮去下人要體得人情要貼是這等做來真懇自然行得開去在邦也必定通達在家也必定通達夫聞的人把體面上的色襲取了那仁愛而實落所行却與悖違自認是道一毫不疑敢在道理上粧得像樣做會哄動世人在邦

也必定傳聞在家也必定傳聞

〇答鄭凝之問義字不專爲外如必察言觀色方爲好義則此心向人情上揣摩似乎義反爲取矣答曰孟子云義內也非外也固然易又云義以方外然是謂何洪恩縉曰看下以字是把義去方外方如題曰義以就事而行其宜處總不外此心因此亦是作旋語而不知本文自不消作旋了若滯在一句一字上尋道理不去理會前後文如何得通徹蓋義以方外不是單舉的根上敬以直內說來即此察言觀色亦是承著質直大抵直率的人只愁不會委曲那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己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〇程汝揚問色與行既以

人只不見分別。似外邊能得愛人。而切身處未必能克己者。故終成其偽。答曰。如此便似管子之一匡天下。而身爲奢僭者。夫子業許其仁。難以偽言。此還是媚世之鄉原。專在體面上打點。凡可表暴取名處。雖己亦必能克。凡不可表暴取名處。即人亦未必能愛。只以見不見分別。悅於真偽爲幾。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迺以遊觀時。爲崇德問業之地。故夫子善其問。事即進德功夫。得是得理於心。既做功夫。並不要得。但求得太驟。便恐做事固

務不着實。故須當先做進德的事。急急然上前去。至於得則直放在後面。待他火候自到。不去輕易承當。則德自日漸進高了。這是崇德。慝是惡之匿於心者。最易護短。若攻時少有分心。便被他躲過。只一心攻己之惡。更不分心去攻人之惡。慝方披剝得盡。無處藏匿。這是修慝。一朝之忿。不關終身。不過要將語言不合意氣相左。只須忍耐片時。便好過了。他却縱着氣性使去。把身及親都忘了。不暇照顧。仔細思量着甚要緊。這正是惑。

〔演〕樊遲從夫子遊玩於舞雩之下。說道。敢問尊崇那德。修治那慝。辨別那惑。夫子說。當遊玩時不忘爲學。善哉這問。當先做了進德的事。把得手且放在後面。這便功夫逐漸造上去。不是崇

德麽。一心去攻自己的惡、更不分心去攻別人的惡、這便是慝被別得出來、不是修慝麽。一朝的忿、極易過頭、却忘了自己的身、併及於親、都忘了、這個着甚來繇、不是惑麽。

〔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淺〕仁、智、皆心之德。但因他愛、故說是仁。因他知、故說是智。正是指其體段。不在作用上說。樊遲未達、照下吾見夫子問知看、只

是未達乎智。不識怎麼樣方能知人也。夫子說舉直錯諸枉正是答他知人因而說能使枉者直連仁也都說了。但天下不曾分別明白所以樊遲猶未達。不免於子夏之問子夏便曉得這句話該括得廣故嘆其富。不仁者遠。是不仁之人皆化爲仁若遠去了一般。衆皐陶伊尹是解舉直錯諸枉。不仁者遠。是解能使枉者直。中間因有不仁在內暗暗與仁相合所以樊遲就曉得了。

演樊遲問仁。夫子說。親愛人是仁。問知。夫子說知識人是知。樊遲不明白知人的方法。夫子說把那直的舉用他諸凡枉的錯置了，便會使枉的人都變轉爲直。樊遲還不明白退去見子夏。

問說始初我見夫子問知。夫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怎麼。子夏說富哉包括得廣。是這句言語呵。古時舜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皋陶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湯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伊尹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夫子的話。似不止單說個知。

問　柴世挺問愛人知人何以謂是仁知之體段。答曰子試丟却愛人知人。別尋個仁知體段來看。曰能愛能知的心即是體。曰此謂本體誠然。謂體段未然。能愛能知。若無所愛所知以爲寄。則藏於未發。乃是渾然之性。故云未體。是仁知之同源處也。今

既分別言之則必念各有屬而岐途矣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不單云心而必云不忍人之心是即愛人之謂舍此則仁更無舉似處知爲是非之心亦然曰畢竟所愛所知之人亦在外邊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如謂宇宙民物在外而索之身內則所謂愛者將愛我心肝脾肺五臟六腑而所謂知者將知我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耶蓋宇宙民物雖在外實吾心能愛能知之所寄念頭起處即已遍乎六合矣安得別之爲外而指爲作用曰愛人知人既是體仁知之用是甚麼日用則見於事如舉直錯枉是知之用能使枉直是仁之用〇汪五成問未達謂疑知之妨於仁似亦有見答曰若疑知之妨仁則告以能使枉者直

正是知以成仁極爲分曉。何又有子夏之問。且吾見夫子問知句。他原只指着知上、安得又牽扯仁來。曰既如此。則夫子止告以舉直錯枉足矣。何又言能使枉者直。曰此必係成語。故連舉之。且尋常問答。間因此及彼者亦多。二語意義相關。安在不可以類及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如字。道

(訓)對朋友不要只在口頭。須剖肝露膽去告他。然又恐他依不得。更須善巧引道。當於理而適於情。說得妥貼方便。如此既盡了心。又盡了法。他猶以爲不可。乃是怙惡不悛的人。只該止了。不再去告。且道矣。自辱。不定是他來辱我。卽此言輕聽厭便辱

沒了自己。

演子貢問友，夫子說凡爲朋友的，把本心去告語，又不一味直致，善巧引導他，這等曲盡了方法，還不以爲可，就該止住了，不要說得厭煩，自討羞辱。

商陸運昌問不可則止，還只止其忠告善道，抑竟與之絕交。答曰，止之字義，只是止其忠告善道，究實論之，則世豈有不忠告不善道，而可言朋友者乎，雖未必明言告絕，業已心棄之矣。曰如此恐於朋友太恝然無情。曰若只一不可便絕，則果是恝然，要須看上忠告善道，盡己情眞意竭，百計相規，而竟不得其一入矣。夫子云，汎愛衆而親仁，朋友非汎愛之衆人，乃所親之仁

人也。其道必肝膽相托。道義相成。利害榮辱相共。有善則勸。有過則規。豈有我諄諄言而彼漠漠聽者。今人於朋友。從交起時便已泛泛。肺腸不相入。痛痒不相關。而是心非背地裡便生議論。相見時却一味親熱。個個是好的。難道這也算做朋友。蓋他原不將個本心。將個道理在那裡相處。叫他止些甚麼。子莫謂不可則止。忽然日去理會忠告善道。那尚友曰。人亦有一時執迷而積久方悟者。若不聽而遽絕。何以開其自新乎。曰。此即所謂積誠以悟之。寬歲月以待之。已該在善道內。且因絕而得悟。未必非不屑之教誨也。曰。朋友相處。尋常些小過失。寧必無各執己見者。若不可亦須去絕交乎。曰。若小過。則言之不聽。直置

之衆又何必忠告善道惟忠告善道故其事在必欲挽回而不可已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測此須提出友字看如今朋友相聚不過謔浪笑傲嬉戲終日全不把件正經事做故須以文去會集朋友。文如詩書禮樂之文與之講習討究下句又轉一意說雖道只在文字上卽以友輔我之仁蓋文是死本子上的惟與友相爲講究則樹六藝之精關于聖之秘勸戒交加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趣生機盎盎不能自已故爲仁雖繇我主張而相爲輔助實藉於友之力居多也

演曾子說君子會友不是胡哄把個文章去會集朋友然又不只為着文就把朋友來切磋輔助我自心的仁

前說希文問語意反重輔仁上句單為下句而設似只宜畧過不必又作轉語答曰重輔仁固是但如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連文也未必有則以文會友一語自缺不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測先之勞之語意不知何指即與上為政便是政要率先如所令當先其所好也政要勤勞如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也

此只論為政的人子路看得先勞容易故請增益不知進銳者

必退速其中正有可隨無倦者即先勞之無倦也此全靠一團

精神為主精神若有倦雖外面依舊將資上做中實頹敗無味。

精神必不足以鼓動矣故須要無倦此不在事之作輟而全以

心之勤惰論也

〔顏〕子路問政夫子說為政要當先做去要勤勞做去子路更請

増益。夫子說其道先勞容易止恐日久耐煩不過還須要沒有

倦怠

〔顏〕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則〕有司乃各有所司，先用俾他去做，待後來報成於我，可者允從，不可者駁正，則本始磨總理也。過，已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故宜赦除不問，赦其小過，則大者實未嘗縱也。賢，有德才，有能，舉則從衆人中舉之，在位也。⋯何不各開不說，第舉賢才一者，獨難，故又有焉知之問。然賢才雖不能盡知，但將爾所知者舉之，則人亦各各有知，誰肯棄捨，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遍矣。此是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蔭之也。

須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說爲政要先任庶職的有司，赦除細微的小過，舉起有用的賢才。仲弓說，怎曉得賢才去舉用他。

夫子說你難道絕沒有曉得的但舉你所知你所不知又必有人知他其誰肯棄捨不舉呢。

〔商〕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測〕待子爲政。是設爲之辭。以探夫子與衛之先着。正名者、當時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欲正父子之名。其間作用。胡氏謂

發慨立邪。此誠不通。惟陽明子所論。謂使其父子感化交相遜國而奉蒯聵為太公。廢為近之。必也。是斷無出此之意。然下一乎字。又是沈吟之辭。心裡費如此。亦料衛君之難從耳。自名不正。至無所措手足。原來名不正之害。皆是泛論。即以衛事實之。言不順。如衛輒以父為仇。則號令國中。必告列國。出口必不順。當事不成。如輒拒父而終見逐。後雖復入。又弃宋而死於越。終弗克成事。事得其序之謂禮。而今以孫禰祖。以子拒父。失序安在。事得其和之謂樂。而今以子仇父。父亦仇子。和順安在。禮樂不興起矣。逆親者無罪。順親者加刑。刑罰不中矣。欲從逆而悖於理。欲不從逆而惟於法。民無所措手足矣。以衛事証之。言言

有可據者名之必可言也應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也應前言不順則事不成無所苟即是正字語意而已矣見只是一個正名便了更無別法即是必也語意又與前必也正名乎相呼應

〔直〕子路說衛君若待子為政子將那一件做先着夫子說必須要正得父子的名方好呢子路說一向人道夫子迂有是哉子真是這等迂濶這那裡是切緊的事何消便去正名夫子說粗野哉乃由也君子於那所不知且闕起不說你怎曉得名不正的害處名不正便由言必不順當言不順便做事必不成就事不成便禮無序樂不和不得興起禮樂不興便刑罰亂加不中

他罪過。刑罰不中。便民要趨避。沒處措置他手足。名不正的害。是這等重大。故君子但有個名。必定口裡好說得的。但有言說。必定事體好行得的。君子於那言。只是一個正名。無所苟且。便了。那裡還更有他着。

(商)柴世基問。正名以陽明先生所論。庶為近之。果如陽明之說。必須以至誠相感。一則痛哭乞迎。一則感動底豫。此在聖人當日作用。雖不可知。但以父不父。子不子之衛國。一旦忽便能到此。倘此法行不去。當更有何法。答曰。此言良是。當日父子相爭。已為常人之所不為。而痛哭底豫。父子相讓。又乃賢人以上事。蒯聵衛輒。質亦未能然。此法既行不去。當更思其次。或夫子一

遂見衛輒，動以父子之情。使知天下無無父之國，定該就迎其父。一邊說蒯聵，辭以一國之人，義不可從主社稷，縱因爲子之情，請其回國，而蒯聵自當讓位於子，中間又令衛之群臣百姓，決要衛輒若回國，而以太公奉蒯聵。以此想當日事勢，輒之恐於蒯聵拒父，總以父得國，已必失位。如其不失位，而但奉養其親，則誰無父子之情者。蒯聵之必於與兵爭國，總以子得國，父可強取而代。如其見臣民既不與已，而回來又得太公之養，則又誰無攘便之知者，如此則蒯聵與輒必各相聽從，而正名之法，或出於此歟。曰，如此調停極善，但似父子之間，不以至誠相感，而以術相用矣。曰，在自已處父子之間，自當以誠，不以術，至爲

他人父子間調停。我這點要他和好的心。難道不是出於誠而皆下善巧方便。不妨有作用之妙。與其任他兩下厮殺如冦仇。何如少用機權。令父父子子早得相安也。夫子無可無不可。夫何常法。豈如世之拘執名義而强人以必不能從者哉。方如鄴日。昔唐肅宗既復東京。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

既表至乃大許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昔卿力也。此在肅宗雖未必出于誠意然李鄴侯處人父子之間權情度勢庶幾變而不拂于經矣。似與先生之說意有同者。曰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邢疏曰周禮註種穀曰稼如嫁女之有所生也樹果蓏曰圃博物志云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測〕請學稼圃或因當世儒者五穀不分有自食其力之意不如老農老圃大人小人事不相代若止論稼圃夫子誠不如矣禮義信必言好者蓋世亦有慮襲其迹如晉文大蒐以示之禮出

定襄王以示之義。我原以示之信。不本諸心而徒飾於事。如何
轉移得人。故惟好禮好義好信。民乃始敬服悅耳。三個莫敢不。
及四方之民。襁負大人規模宏遠。俯視稼圃。相去不啻霄壤。又
何足爲樊遲道哉。故曰焉用稼。非以代耕有人。故不必用也。
須樊遲請問學爲稼穡。夫子說。稼是老農會得。我不如老農。又
請問學爲圃。夫子說。圃是老圃會得。我不如老圃。樊遲不悟。
竟出。夫子復說。鄙瑣的小人哉。乃樊須也。這豈是上人做的事。
上若好那端莊的禮。民那個敢不恭敬。上若好那合宜的義。民
那個敢不愉服。上若好那真誠的信。民那個敢不用情。實是道
樣敬服用情。四方的民雖多。必都襁負其子來歸了。有此大事

葉好做。怎用去爲稼。

〔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邢疏曰誦用諷誦別微言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古者使適四方皆賦詩以見意

〔測〕詩多詠民風國政而其言尤婉。故可通於政事使命。專對者不使介能應對、不藉介使之助

〔演〕夫子說誦讀詩篇多至三百。識了許多人情世故。乃授他以政事。不會通達。學了許多婉愉曲諷。乃使他於四方。不會獨自應對。是這等樣誦詩。雖多也要他何用。

〔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測]

[演]夫子說、其身端正、人有好樣得看、不消教令、自行得去。其身不端正、人也看了不好樣、雖有教令、終不依從。只是自身要緊。

[商]沈廷松問、世之身不正、而以嚴令驅民者、民亦懾、敢不順。何謂雖令不從。答曰、從正身看來、則令乃令之以正者、驅以非。不敢不從、而驅以正、終不可强、然此非獨民之敢玩上也。所自巳出令、亦原未有真實要民為善之意。但看如今官府告示、惟詞語簡樸、事理緊切者、纔是實要人為的。若鋪排格套、裝點文彩。及體而上好事件件說倒[illegible]之辭。則其心原非實

落要人去做不過以虛文塗飾而已以此辨之真毫髮不爽
者。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測〕魯衛本兄弟之國。是時三家僭魯出公據衛。政之大綱俱失。
而凡事陵替。亦各相同。然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則遺敎未泯。一
變又均可至道者。故並舉而嘆之。

〔演〕夫子說魯衛的政事。好歹都不相高下。乃是兄弟也
商。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

〔訓〕季札過衛。說公子荆等。以爲衛多君子。則子荆人品原係居室其一事耳。合是湊合僅來。即是少有。完是件件齊備。即是富有美則更加精緻矣。苟訓苟且。乃胡亂將就之意。世人居室。心最無厭。未有時百方營求。及至有時。又把現在不算。更要爬高上去。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終日營營。有何了期。惟公子荆隨眼前所得。都視爲過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故夫子善之。

〔演〕夫子嘗說衛公子荆最會居家。始初纔有些。他就說苟且聚合了。須少曾有些。他就說苟且完備了。富足件件有他。又說苟且美好了。是這等隨分易足。

〔節〕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測〕夫子存心天下故偶觸衛民忽發庶矣之嘆便有得民而治之意富與教則為治不易之經也

〔演〕夫子偶往衛國冉有為僕御車夫子嘆說不想衛國百姓這一等繁多庶矣哉冉有說既庶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衣食不缺富足他冉有說既富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曉得禮義教訓他

〔節〕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訓按史記此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朞月纔周足一月。朞月間，興利除害彰善癉惡。大綱俱已振舉。民心亦翕然變動了。然止於朞月我這裏作事，尚有勢未及這。民之智愚賢不肖。亦或參差不齊。未便成就得來。及至三年，紀綱畫一於上。風俗大同於下。方有成就。曰朞月三年。見隨試輒效。非漫然無當者。

演夫子說。假使有能用我的只消周一月間。政事已整頓得好了。再到三年。治化必有成就。我也不是迂緩難見效的。

商孟師尹問。夫子自謂三年有成。至論王者。又云必世後仁，豈求仁可以言成耶。答曰，程子謂有成。是紀法有成而化行。仁是

淪肌洽髓而禮樂可興是固一說然觀夫子治魯齊人歸侵地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行者讓其畔三月間便能轉移得人心做出許大事業則三年之久或即淪肌洽髓舉世皆仁亦不可知蓋王者之聖德不必便如夫子而夫子之綏來動和實有不可思議者曰夫子柄魯能化及國人而桓子魯君卻又不能感其心事既不能格君相於三月則三年間豈便能使民俱格乎曰此卻不同民乃我之勢力所可及而君相則我之勢力所不及德之流行亦必假於勢而後速如何一例論得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如字讀

測殘正與善相反本要梗化惟善人一味慈祥又加以百年之

久淩進於俗殘暴那裡還使得出來是已爲善人所勝過了殺本禁殘殘勝殺自可去玩亦可二字乘世不必盡然止如漢文帝之幾至刑措者也此引古語而嘆以爲實然要亦聖人不得而思及善人之意

演夫子說古語慈善的人爲邦到百年長久殘暴多應化轉也可以勝過得殘暴去殺不用了看起來誠哉可信是這句言語也

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測王者是開天御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

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必盡王者的一世而後仁仁者厚生
正德盡人歸於立達正如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太和在成周
宇宙間者
〔演〕夫子說如或有行仁的王者作用也須漸入必盡他一世方
纔人人向化天下一團都是仁
〔商〕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測〕
〔演〕夫子說設使能端正其身了於做大夫從政就把這正身做
樣子何難之有不能端正其身便要去從政正人也沒個把柄

怎奈這正人何。

〔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邢疏曰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退謂罷朝於魯君也

訓政是國政事是家事禮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而獻納於季氏專魯不使告老者得聞故夫子佯謂其事以隱刺之

演冉有退自公朝夫子說問何這等退得遲晏也對說有國政要商量夫子說一定是他的家事也設或有國政雖目今不我用我曾從大夫後必定也把我知道來

〔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測〕數幾字都訓作庶幾言相近也不可幾與不幾乎二語似相矛盾蓋因定公求興邦於一言望得太易故以不可幾難其詞。忽然轉入人言頓跌出如知爲君難一句於不可幾者而此獨幾之見此一言關係最爲吃緊如知爲君之難自然如集木如履冰不敢稍忽邦何不興之有不必詳數爲君多費詞說反失

一言之肯。唯其言而莫之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關出善不善兩路以相形見不善亦非有定局也章內數幾字、數如字、數乎字、皆婉轉曲折不爲執一之論正使定公徐思而自得耳。

〔演〕定公問說一句言語就可興起得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爲君難爲臣不易這句言語卻說得利害。如或曉得爲君的難也。自然不敢輕忽。不庶幾乎一言而興了邦麼。定公又問說一句言語就喪亡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這句言語卻最宜斟酌。如其言善而莫之違也。依這句言去。使都是好處。不

也是善的麼。如其言不善而莫之悖違也。依這句言去便都是

不好處不庶幾乎一言而喪了邦麼。

（節）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訓）近悅遠來、教他體察民情。天下最易感者是民。未有民不喜悅向慕而可言爲政者。故於民情向背處。便可得爲政之方。

（演）葉公問政。夫子說爲政要近的人親見喜悅。遠的人聞風來歸都緊心於我便是。

（衍）沈集問。悅來畢竟是政之效。夫子何不舉其事以告。答曰。昔子貢曾執此爲問。夫子云。夫荆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

居故云政在悅近而來遠其言蓋有所爲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何註曰莒父魯下邑

渕欲速是心頭忽速不循次第只要完事得快見小利是些小利益有在眼裡放捨不下既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肯脚踏實地不知空缺所在即爲病端終被他牽絆住做不通達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於所見之中外此遂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就此兩者乃爲政之通獘

道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夫子說爲政有程途次第做得要急速有局面規模做得看見小利欲速便要急反遂不得通達見小

一利便顧此失彼大事不得成就。

〔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何註曰直躬直身而行有因而盜曰攘○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測〕直本無隱。何以相隱爲直。葢父一定不忍言子之過。子一定不忍言父之過。其本心也。若證說出來。不是沽名。即是避禍。把本心盡行曲折埋沒而後有此。惟欲隱即隱。直是本心。別無委

曲。雖是隱。而直却在其中矣。是脫去形迹。而獨挑其一點不容已之至情。真刺骨之論。

〔演〕葉公語孔子說。吾黨有徑直其躬行的。其父攘竊人羊。其子爲證明他。孔子說。吾黨的直。異於你們。父爲子隱瞞。子爲父隱瞞。只這相隱。便不將本心屈抑。直就在這裡面了。

〔問〕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測〕居處。執事。與人。已盡所值之境。蓋仁在心不可捉摸。故就境上指點。使功夫有所持循。恭是端莊而不褻狎。敬是嚴恪而不懈慢。忠是真實而不欺僞。夷狄雖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以

仁視之。何非一體。正不必因地起見。爽此恭敬忠之心。這恭敬忠。乃是仁之散見與名者。隨事隨地而皆然。則合之即渾然之仁矣。

（演）樊遲問仁。夫子說。仁就做在境遇上。居處要端恭。執事要嚴敬。與人要忠實。這三樣在家邦固然。雖到夷狄。與我異類也。要待如一體。不可舍棄這恭敬忠也。

（商）張殿甫問夫子說個夷狄不棄。不過要他常存心耳。意重雖之字。似不必以一體從夷狄上發揮。答曰。且問夫子教他存心。存在何處。曰。不過在居處執事與人上。曰。且道這三者又在何處。曰。不過在中國夷狄之內。曰。既如此。則中國夷狄即在這三

者裡。這三者又即在心裡躲。一夷狄不過在心裡提出一件來說。豈夷狄獨是心外物而舍此別去覓存。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朱註曰硜小石之堅確者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訓人自家有不慊處是不消人來譏責定然羞恥無地人多埋沒了不覺得若行已有恥提他做身子的主張凡事皆質之恥心則必自反而縮浩然長伸於宇宙此即所謂做人有廉恥的

了然若才局有限於辦事業不來世界也難靠他故又說使於四方當時列國持危定傾全憑使命特舉此以律士不辱君命者詞令之有章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不刖不撓於君命有光不羞辱他也是這樣則立身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爲是個完全的人品可謂之士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宗黨見之必眞故取以爲據孝弟爲百行之首何又云次蓋士須擔當世道若止有孝弟而他行無聞只完自巳身內事於世上不得其利益故但可爲士之次言不論該信不該信而必於信行不論該果不該果而必於果硜硜堅確而不轉移小人謂器識不大然本心不欺者抑亦可以爲次又轉語以伸之今之從政者想當

時亦必列於士類而子貢有不足之意故舉以問斗筲是市儈之人爭多較少即俗所謂提籃把秤者這樣人何足算數蓋論士原以體用兼全爲上次之孝弟則大德不虧信果則本必不缺亦是無用而有體者若今之從政則體用俱無自卑卑不足道矣

演子貢問說怎麼樣便好稱得做士了夫子說行動自己有個羞恥的心決不做沒廉恥事出使到四方又應對得體不辱君命這樣有體有用好稱做士了又說這樣人難得敢問那次一等的夫子說別事好不須求全要看宗族都稱他孝親爲鄉黨都稱他弟長爲大德斷虧不得的又說這樣人也難得敢問

再次一等的大夫言必要信行必要果決硜硜然固執的小人哉然非本心不欺者亦可以為士何次了又說如今現從政的人怎麼夫子說提起那從政的噫這等斗筲市儈的人士裡面何足把他來算數也。

西施惟中間時講於行已有恥內皆言上不愧君下不愧學為孝為弟必信必果俱已該得似行已有恥只論他本體好孝弟信果尚可該者君與學則因才短而債事者恐難言不愧故須說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纔見他有體有用之學若先將行已句看得圓融似於四方句反為贅詞說不去矣答曰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闡〕中行是中路上走的造詣未便到家而眼界已定脚跟已穩。功夫不走一綫與之是與他入道狂狷連功夫未必停當而却有他好處進取者古之聖賢是最上一等人他直向前去取止身來此其志願最宏只要教他功夫細密副其所願就好了。有所不為不是全然縮手乃揀出那不好的有所不做。此其操守最嚴只要把他局面放開廣其所守就好了這都要說他長處以見寄思之意。

〔演〕夫子說要尋進道的不得識中行走的人與他同做必須得個狂狷也好了狂者進前直取法那古人狷者有所揀擇不肯胡亂去做也這都是有根器好教導得的

商霖士璋問孔門如顏子定是中行了狂如琴張曾晳牧皮狷如原憲曾不見夫子與之而一貫獨晳之惟參之穎悟之賜何也答曰曾子守約原是個狷子貢才達原是個狂既經夫子指點則俱就中行路上矣若琴張原憲終於狂狷故未見嘉與耳曰曾子弘毅之學似非止於狷者曰曾子初時本質還是日省其身而弘毅則在已見道之後曰這樣說中行已是有人何用思想曰此或在曾子子貢未授一貫時發也然人只為看與之太嚴便道得一二人可已不如聖人心腸巴不得人人上路雖聞亦有人而眼前未能者多要不免仍發此嘆曾文饒曰狂狷畢竟止於資質抑有功夫曰狂狷自有狂狷功夫但他功夫

只向狂狷一邊偏去所以要剪裁歸於中行曰狷只是有恒否曰不同有恒是立心不變如狂則狂得有恒狷則狷得有恒俱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測始終如一者爲恒無恒則做事便多起倒如何得有成就以作巫則不能秉誠以格神以作醫則不能精心以察病故不可以作巫醫善其言者雖方言而理不可易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辭或自外來承者奉承猶言奉承他些羞辱記者因引易辭故又以子曰别之占易而玩其辭則必知儆是

知不恒者必不占也引方言及易詞以見徹上徹下俱必貴於有恒。

演夫子說南人有言說人若沒了恒常。雖巫醫這等小道也做不得。這句話說得有理著矣又易辭不恒常其德或承奉之以羞耻夫子因斷他說易辭這等說得做省。人乃無恒取羞益辱不占玩易辭而已矣。

節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測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栗肌熱不至於炙手。與人溫和可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同。窺瞯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

做一個絕無界限可以自立。這和同。迹相似而實異。故從君子

小人以別之。

演夫子說君子一味溫和條個同的。而都又不同。小人一味雷

同條個和的而都又不和

而鄧狀光問晏子所論和謂君可臣否。如五味五音之相濟。似

更明白。今日此和同正要從相似處別他出來。若如晏子之說

則和與同形迹顯然不合何用夫子別白。曰晏子所論既不是。

則和與同究竟似無別。曰都俞吁咈皆是和。若晏子則定取相

反只在吁咈一邊。故未爲完義。其所論同都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測〕古者取士於鄉。盖其生於斯長於斯。習聞習見。鄉人之好惡最真。然仰習有素。則猜嫌易生。成心難化。鄉人好惡。又不必盡真。故一鄉之皆好皆惡。無全是。亦無全非。子貢非不曉得。特設爲兩端以發夫子之論。至於鄉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則屬已者悅。與已者憎。其人之有善而無惡可知。此乃爲定論。

〔演〕子貢問說一鄉的人都喜好他。這人怎麼。夫子說。恐衆好不必都當。未便使得也。一鄉的人都憎惡他。這人怎麼。夫子說。恐衆惡不必都不當。未便使得也。不如鄉人中善的。與他相投。喜好他。其不善的。與他相拂。憎惡他。只看那好惡的人便是。

（商）曹觀文問。論人之法。誠無過於善者好。不善者惡。第仁人邦家無怨纔箇可行。又作何法觀。答曰。邦家亦大槩論耳。究竟仁人何嘗無人惡他。即孔子削跡伐木便可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測）世間有一等寬容的人。易於事。亦必易於說。有一等嚴厲的人難於說。亦必難於事。如今易事的偏難說。難事的偏易說。一人之身而用情不同。故以而字及其字爲轉語。究他緣故。君子爲着天下國家。必廣集羣才以理衆職。怎麼苟求得。故易事。而反此者難。小人爲着一身。則情欲嗜好。種種可投。故易說。而反

此者又難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判也。

演夫子說。君子容易奉事而難於喜說也。說他不把個道理。他只是不喜悅的。這樣該得難事了。及其使人也。又隨着器用待他。畧不苛求。小人煩難奉事。而易於喜說也。說他雖不把個道理他也是喜悅的。這樣該易事了。及其使人也。又必求全備。絕無憐惜。

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測泰是自得。仰不愧。俯不怍。此身絕無牽絆。而舒卷自如。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態。凌駕過

去此亦迹相似而實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舒泰自得像個驕的而却又不驕。小人驕傲凌人像個泰的而却又不泰。

〔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測〕剛者有勁骨可以任重。毅者有忍力可以道遠。木如不雕之木質樸天然絕無令色。訥是言不出口。絕無巧言。剛毅可以任仁。木訥不至鮮仁。故皆與仁相近。

〔演〕夫子說人有剛會硬得過的。有毅會忍得過的。有木不曾雕琢的。有訥不好說話的。這四樣質地不壞都近着本性的仁。

〔商〕厚齋 攻問木訥只是個質樸的人可說近仁若剛毅則夫子說根也慾焉得剛是剛者無慾曾子說毅能道遠是毅者無息無慾無息已是仁了而何以近言各自無慾只是世間消品豈便得爲仁人毅能道遠乃正做工夫原非得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〇廣韻切割也博雅治骨謂之切師古曰如以刀切物廣韻偲偲相切責說文彊力也从人思聲

〔圈〕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剛切絕不放寬偲偲詳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謂然和悅如字頁上三樣是他氣象如此氣象乃學問養成非一蹴可到似尤子路所難故言之耳朋友以道義

相交不是道義就不該交了可以盡情深求得故屬切切偲偲

兄弟是走不開的若責備太嚴他不能相從反傷和氣故屬怡怡

怡

（講）子路問說怎麼就好稱做士了夫子說切切懇到的模樣偲

偲詳勉的模樣怡怡和悅的模樣養得有道等氣象便好稱做

士了然這個又不可槩施同道的朋友要更該得切切偲偲同

胞的兄弟要和該得怡怡

（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講）善人教民不是教他講武乃教他爲善即修其孝弟忠信者

也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能得親上死長可以即戎矣

即所謂可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者也況本句字原非專爲即戎而發盖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即訓就

[演]夫子說憑善的人教導民到七年長久民爲善所感動便死也不避亦可以即就兵戎了

[疏]呂人龍問同一善人七年便可即戎而勝殘必以百年何也答曰即戎只意氣感激便能齊不顧身若勝殘則已滲入肺腑移其志念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測]教字即上文教字戰者置之死地而後生㨿得死方能取勝

不教的民，不曉得親上死長，一味貪生，反至取敗，故謂棄之。

〔演〕夫子說把不教導的民去戰爭，一定貪生取敗，這只教做拋棄了他。

〔商〕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訓〕爲仕，則有道當建明，無道當拯濟，即不仕而其具亦須豫辦。亦一將不有事做，单言一穀者，絕不做事，時時只吃些飯過日子也。此不但食君祿，即家食亦是穀字，只照本字，不必作祿字解，因憲有守無爲，故以此恥勵之。

〔講〕原憲問人的羞恥夫子說那國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曉得吃飯那國不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曉得吃飯這等人枉生在世上好羞慚也

〔節〕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註疏將此與上文合爲一章

〔測〕克伐怨欲是原憲說的因與上相連故不復用憲問字克如克其城去降伏他伐如伐其國去攻討他皆是勝之之意怨者怨恚欲者貪欲這兩件原是學問的大病痛克伐了怨欲制住他使不得行可以爲仁矣矣字已直許他是仁了不知此乃消

除氣習的功夫。不是仁道得手的究竟。蓋仁者先難後獲。人當習氣發起時能降伏得他任。實是煩難。然方做功夫制於東者。未必不發於西。尚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便定他是仁。故曰仁則吾不知。原憲之克伐怨欲。即是顏子之克己。但顏子有個復禮在。是有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直截。原憲只去克伐怨欲。是無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迂廻。乃是根器之鈍劣。故功夫不能直入。而非可謂錯用也。

或原憲問說克伐了心下的怨欲。使他不任情去行。這是能克己便可以為仁了。夫子說怨欲最難降伏的。今會制得他任。可以為難了。若道他是得手的仁。則我實不能許也。

〔商〕羅伏龍問原憲顏子既有有頭腦無頭腦之別則其克己功夫畢竟是同是異答曰有頭腦克己是提宗法無頭腦克己是對治法頭腦既不同則其克己功夫雖同而實異矣。李侹曰爲仁既該提禮作主夫子何不直截教他聽他逕迴去做曰教人必因其分量若個個可教以從禮則仲弓樊遲都該一樣答了。究竟頭腦要他得而語上語下之教原不輕發於未憤悱時也陳曰僕曰仁者先難後獲其主意已定在仁上令意止於慾欲不行求知頭腦則此難與先難難字功夫亦似有別曰說個可以為仁他亦是以此求仁難字原無分別但他遽認作仁則是未知後獲之義耳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測〕品格超於凡民之謂士。他自有極重大極要緊的事在心上。那有功夫去胡想。懷居則所處之便安。倘且著念。怎能做得人品來。故不足為士。

〔測〕夫子說做士的志趣必定高遠。若懷念著居處便志趣為他所局。算不得做士了。

〔商〕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測〕危是危險不安。凡利害關係所在。冒險去說。冒險去做。如孔子誅少正卯。誅萊夷。告季氏則云苟子之不欲。這是危言危行。

無道之危行言孫者行以立身不可改易言以接物便遜讓無妨此不獨爲吾身免禍而且以調停時事於萬一如請討陳恒是行危而言則止謂從大夫而不敢不告又何遜也然在聖賢胸藏定識用險若夷何危之有第以衆皆推遜而此乃挺然獨當故以危云之耳

〔演〕天子說邦國好的時候須危險那言語危險那行事略無些畏避邦國不好的時候固仍舊危險那行事若言語便遜讓些也自有個善用的方法

〔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

訓德本躬行原不消在口裡說然就把來說亦是他心裡實有的如數自家寶了了分明必定有言若只在口裡會說或是那裡聽過見過非從中心發出故不必有德仁與天下爲一體若抑逆我一體之念便如自身受傷激發起來其孰能禦必定有勇若只外面激發或是假借名義未必出於中心故不必有仁此蓋恐言勇之亂德仁而欲人之探其本也

演天子說有德的的將心得說來便是必定會有言有言的恐只在口頭不必定有德能仁的有好念過他不得必定會有勇能勇的恐只在氣魄不必定有仁不可把真的被假的混了

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何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云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測南宮适之問似不了語而意溢於言表羿善射奡盪舟有這等才技眞可以凌壓一世保此首領何難却皆被誅戮不得其死禹稷躬稼是以百畝爲憂所謂拙業者也而倒有天下可見才技之工拙全不足憑所以轉移此者自別有所在其意分明指着肆惡與修德而却不明言正可令人深長思者夫子不答

蓋以言到得趣處止須會意不必多言初非有所忌諱也然又有味其言故於旣出而復嘆賞之君子是論他人品尚德是論他心事唯尚德所以為君子非有兩樣然字連禹稷讀乃反上起下之詞

演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最會得射箭奡在地上推盪舟楫都被誅戮身不得其死有絕技的倘備那守拙的更難自立了然禹稷却又躬自耕稼而有了天下人的巧拙是這般作不得准夫子兩下心照不答他南宮适出去了夫子復嘆說看起他說話來有德的君子哉是這個人尊尚有德哉是這個人

商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測〕君子以天下為念。而小人只知有自身者。人品原從此分。心事亦從此判。君子本是要為天下。然或習氣難除。私心難化。間亦有不仁愛處。但造詣雖未純。無傷於其人品。故尚謂之君子。小人既只曉得自家。則心事如何通得去。彼倆如何放得開。一身之外。漠然絕不相關。故決未有仁。此斷其平日用心。而非以一念之離合論。

〔演〕夫子說君子本是與人一體的。但念頭未純。不仁愛的亦在所有。決未有只顧自己的小人。倒能仁愛者也。

〔商〕兆祥問小人雖汩沒已甚。未有絕無良心者。何以斷其仁

之必無答曰小人反是無心所觸亦有仁時一涉有心便種種自私故無心時全作不得准牌學熊曰小人之不仁既以有心則君子之不仁豈以無心乎曰又不盡然人私心從有生帶來千磨萬鍊雖以銷鎔雖有心克他而仍以有心不能使之盡化然謂有矣夫則亦偶然或露于百中之什一耳豈至理欲抗衡而可以言君子哉余添曰君子路頭不同或只克得一身嗜欲或只成得自己名節實未必有天下一體的念頭君子不仁或是此一等人曰無天下一體之念者雖他行好仍是硜硜小人恐算不得君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測〕能勿字、乎字、是商度之詞。愛了他、還能得勿勞。不能勿勞。忠了他、還能得勿誨、不能勿誨、試籌度看。若勿勞、聽他放逸怠惰。我愛他的心、還過得去。勿誨、聽他唯言莫逆。我忠他的心還過得去。有何不可。如其不能、則愛怎免得勞。忠怎免得誨。一腔不得已之苦心、實無限輾轉反側。夫豈沒然而出者。此是泛論、不必分貼愛子忠君。

〔演〕夫子說勞與誨、人都是怕的。但心下許了他、會得不加勞苦麼。本心爲着他、會得不加教誨麼。這一段要歇歇不得的心、真好難過。

〔商〕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註）裨諶、鄭大夫。世叔、即子大叔游吉。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測〕草創、是創始個草槀起來、討論、是討求他典故、議論他當否。修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增備、潤色、謂潤澤而不枯槁、采色而不質素。一詞命而備諸賢之長、誠可謂盡善、故應對賓客、鮮有敗事。

演天子說鄭國做那問隣邦的辭命裨諶創起個草稿來世叔討論他事體停當行人子羽修飾他多寡適均東里子産潤色他有文彩好看是這幾個人大家做成的

商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飯食俱如字讀○朱註曰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其為人可知何註曰駢邑地名齒年也

測此總是微顯闡幽之意子産之治鄭禁侈崇儉作封洫鑄刑書政本尚嚴然以鄭之侈縱不如是不足以挽回其風俗保全

其生命，實是愛他。故謂之惠人。子西能改紀讓國，本楚之賢大
夫，夫子都置不道，而但曰彼哉彼哉，猶言是他那裡。蓋雖有好
處，總非我臭味中人也。其意必爲楚國僭王，而其大夫不能救
正，故係外之之人也。猶言是個人品，眞所謂頂天立地漢子。奪伯
氏駢邑，不是奪以與仲，乃伯氏有罪，而仲奪之。夫管仲北伐山
戎，南摧勁楚，一匡九合，功業爛焉。夫子他皆不論，而獨言此，蓋
以威勢偪人之力易，以處置服人之心難。後世唯諸葛武侯能
使李平致死，廖立垂泣。今伯氏沒齒無怨，則管氏生平作用，夫
豈徒假仁仗義已哉，亦自有以深服人心處。
演或人問子產，夫子說他的政尚嚴，皆爲着用愛，乃是惠人也。

問子西夫子說他的好是彼哉彼哉問管仲夫子說這眞是個人也他奪伯氏的駢邑三百戶伯氏飯只疏食直到沒齒年齒再沒有怨恨的言語這豈容易服得

（商）柴世埏問夫子外子西時說俱訓春秋外夷狄之意今講何以止從僭王上看答曰春秋只是尊王並無外夷狄意今考春秋所載凡侯伯子男僭稱公者生前俱書本爵死後即稱其所僭之爵如宋公和卒葬宋穆公是以公稱公而無僭者也蔡侯考父卒葬蔡宣公是以侯僭公者也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是以伯僭公者也滕子虞毋卒葬滕隱公許男成卒葬許元公是以子男僭公者也夫子於葬時亦皆與之惟獨僭王號者爲楚

與吳其書則如楚子旅卒楚子審卒楚子昭卒楚子麇卒楚子居卒楚子軫卒吳子乘卒吳子遏卒吳子夷昧卒皆書本爵及葬竟削而不書蓋嘗以意度之侯伯子男僭公猶在臣列侯服之內追葬則加以謚又爲後人所追贈故生前既正其本爵而死後即假以空名亦無不可若僭王則上與天子敵抗君臣之名義斷不容稍假故如楚與吳必重懲之至如攘夷狄則當時秦亦楚類也乃書葬秦景公葬秦哀公葬秦惠公秦本伯爵皆與僭而不削何耶且删書皆帝王之事至取秦誓終篇則更不可解矣蓋吳秦伯之後楚鬻融之後皆聖賢苗裔其子孫能昌大其國家至春秋會盟征伐無一不與上國相通則用夏變夷

正聖人所取而安得擯之以此知尊王乃夫子作春秋本旨今反畧其大者而以攘夷小見混入於內是豈識輕重之等者哉徐世溥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來分明指荆舒爲戎狄曰此魯頌祭僖公之詩鄭箋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荆舒與戎狄既有南北之分原非一類况此乃孟子借來斷許行者耳好辨章又借來斷楊墨則其爲權用而非有實義可知矣曰夫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稱仲實在攘夷安知春秋不即此意乎曰被髮左衽必指山戎白狄之類若楚則在春秋時聲名文物與中國埒原無有被髮左衽之事且此亦止是稱管氏功業耳春秋一書豈專爲管氏設者

而足相比例也。

管眾賓氏武問管仲子產孰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之有聞也愚考春秋之世先王六德之教猶存孔門之學未嘗不在宇宙間特不若後儒之張道樹幟耳子產以博物君子聞而管仲志行風烈之道其學必有所本並從六德道教中來耶夫子高其人品亦不徒以事功較量而已然竟不與其爲上佐何也雖曰道未粹白亦其時下也聖人東周盡臣難欲踐跡十亂難矣故多迂身以行其後儒類知聞道之爲學不知藏悟勵行之爲古學乃槩以不學卑百代殊絕人物亦異於孔子仁管仲之旨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測〕人當處貧時饑號寒室人偏謫非真能樂道有充然自得之趣者難免咨嗟若處富而揚揚得意貢矜人前不過一輕薄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爲故有難易之別。

演 夫子說貧窮沒有嗟怨要在自身上排遣最是艱難富足沒有驕傲只須加入處收斂卻是容易

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何註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滕薛小國

訓 孟公綽素有不欲之操而又能知權拵伐我之迷歸則亦非無識者特其守優於才耳夫子借滕薛言其不可為大夫先以優為趙魏老抑揚之蓋不欲因所短盡沒其長也趙魏老以家大勢在我而易行凡有守者即可能滕薛大夫以國小勢在人而難禦非有才者不易辦

[註]夫子說孟公綽這箇人若把他做趙魏大家的老他才幹容易使便還有得多餘只是不好做滕薛小國的大夫恐才幹支撐不來

[商]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何註曰武仲魯大夫臧孫紇莊子卞邑大夫久要舊約也）

[註]智廉勇藝不是要他兼備看一若字亦字是只須像臧武仲公綽卞莊冉求各人的所長加上禮樂便俱可做得成人禮者

陶之以中正之矩、樂者陶之以和平之發、文乃文飾以學問陶鎔其本質也。成人、全重文禮樂上。若不是禮樂、則武仲要君、公綽不可爲大夫、卞莊刺虎、冉求聚斂、把才技都用錯了、怎能得成就。今之成人者以下、辭氣激烈、又有一曰字、乃是子路所對。蓋夫子舉武仲諸人、原就今人中勉以學問。子路便承上說今人何須禮樂、只能信義無虧、便好了。乃就論世而互相商確、非自表其所能也。但夫子則造就之情深、而子路則感慨之念切耳。今之成人以下採梁世恭解

演子路問完成的人。夫子說成人甚麼難、只要像目今臧武仲的知識、孟公綽的不貪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藝能、隨那一

件能文飾上中正的禮和平的樂。把才質陶鎔成就，也便好做箇成人了。子路對說，若目今的成人，何消過望他文禮樂，只是見了財利，便思着道義；見了危難，便授與他身命；長久要約，必定去踐，不忘記了平生的言語，行這等信義不斷，也就好做得成人了。

(商)江可思問成人品格甚大，非說兼衆長然後可，恐非一節造到好處可輕許得。答曰：聖人商人品，止論學，則不論質地，必要質地相兼，則短長原屬天分，豈容人力增得。且語氣亦原無相兼之意。孟師尹曰：若說一人要兼衆長，誠難；至單以一節論，則如公綽文之以禮樂，亦不過廉之盡善，終短才能，天下有可無

作用之成人乎。曰使公綽莊冉輩之清雅諸不得成爲人品

〇方天穉問學問以實不以文此禮樂何以文言終曰對利祿

勇藝之質地故以文言以質生文正彬彬者非所病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公孫拔）

〔測〕公叔文子是衛之賢大夫當時稱其不言不笑不取特形容之辭而必有其實故夫子問之公明賈乃賈所對則皆溢必當可有以深中乎人心更非義到者不能尤令人難信矣。其然豈其然總因不得其實而且信且疑非定是譏刺也

〔講〕夫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說聞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果然是這等麼公明賈說把這箇說話來告的忒過當了夫子只是遇着時候方纔言人恰好要聽自不厭煩他的言遇着喜樂方纔笑人恰好都喜自不厭煩他的笑遇着合義方纔取人恰好要與自不厭煩他的取夫子也只是箇恰好夫子說他果然是這等恰好恐恰好更是難事未必他是這等麼

〔疏〕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何註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左傳季孫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測〕以防二字是斷案。武仲既已奔邾，只宜在邾請防，乃如防以請，分明有據邑以叛之意。人或因他辭遜不以爲要君，夫子獨誅其意如此。

〔演〕夫子說臧武仲把防邑求立後嗣於魯，他請詞條甚謙，的據邑實有所挾。人雖說不是強要君上，我看來却不信也。

〔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測〕桓文皆尊周以稱伯，其譎正之事，須論其大者。桓公如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名義甚正大。文公如踐土之盟，乃召天子以會諸侯，計謀不免詭譎。至於小事，亦可類推。

(演)夫子說。晉文公的行事詭譎而不端正。齊桓公的行事端正而不詭譎。同一個業作用也各有辨。

(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邢昺曰。言九合者。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不服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左傳莊公八年。齊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唯能用管夷吾而伯功立

〔測〕子路之責管仲，其言亦自正。同事一君而有死有不死，則其心或未免傷恐未仁乎者，疑之也因前叙事而以己意斷之故加一曰字夫子把他的該死不該死且置不論。而但發明其仁，當時列國紛爭百姓肝腦塗地，若要止殺還須大殺戮一場，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皆是衣裳之會。不消用着兵車不知省了多少戰爭保全了多少生命。這等仁愛那箇如得他來事雖在桓公而謀畧出自管仲故言管仲之力打到他身上而再言如

其仁以嘆許之

〔須〕子路說管仲召忽同事公子糾，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看起來他心下殘忍，未得爲仁。麽夫子說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不消把兵車去制伏，都是管仲謀畧的力也。這等保全天下，那箇像得他的仁愛，那箇像得他的仁愛。

〔商〕徐時泰問：夫子之服管仲，止爲其濟世功高，若論君臣之義，終恐未是。答曰：人於處死，須看事體，如當君與社稷俱亡，自無苟活之理。所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是也。此將而屈節事仇，雖勳高千古，難逃名教之誅。若子糾小白，均出亡公子耳，即世子之位未定也，未見確是何人該立，當爭入時

兩人對管仲爲子糾死於兵刃間仁宜然及小白先入得國以社稷有主而國之群臣百姓皆已君之矣子糾一身無關宗社重輕仲又何必定以死徇惟仲所處原介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而功實超軼千古故夫子並忘其不死而稱功後世若趙普躬與陳橋兵變之謀推戴新主以圖富貴後又阿順太宗使廷美德昭不得其死乃先儒列之名臣言行錄內且稱趙韓王有仁者之功欲以比跡管氏嗟乎管氏犬彘其肯食普之餘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邢疏曰霸把

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微無也衽衿衣衿

㴱子貢發問例深入一層說不能死已是不該又相之更解說不去不知管仲的相若爲着一身富貴果是天下之罪人他的相實是爲天下覇訓把乃把持諸侯之政匡訓正如中五命之詞是也管仲當伐白翟山戎一匡天下在攘夷狄居多故謂微仲而被髮左衽仲之功業是這等大不在乎一死匹夫匹婦是象身一箇無天下之念者諒是避忌嫌疑要此心見諒莫之知是無功業可表見夫子只要仁天下故所重在濟世功勳而一身名節直小視之而不與同日道也

㴱子貢說管仲恐非是仁者旣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身死已

不是又去輔相糾他心下忍得去夫子說管仲相桓公不是小可的做作他把桓公稱霸諸侯一總匡正天下民自當初直到如今受他恩賜若沒有管仲世界都是戎狄的吾其被髮左衽了他一心為着天下豈肯像那匹身的夫婦為要信諒便自經死在溝瀆中沒有箇人曉得他也

商湯自新問匹夫之諒似貶折召忽忠義非劣於事功何為夫子反伸仲於其上答曰律以仁道則救天下生命之事大全一身名節之事小死而名節無愧死固好不死則留其身以有為身受不諱之名而天下可藉我以有濟所係尤有大焉者夫為保全天下甘於污蔑自己此誠仁者之用心而夫子之論管仲

及此夫豈容輕議曰管仲稱仁誠如所論若召忽之死亦不爲小節何故以匹夫匹婦小之即非明指豈得不暗相妨礙此處終覺難解曰固不必指定召忽即指之亦非不是諒乃是諒之諒要人人信我得過談何容易如今人滿身都是曖昧可信者何在此等節義若以些小功業較之自難相匹雖論仲說到一匡天下非仲則被髮左衽便覺關係最大夫子只是要救濟天下故以視死節猶爲小事耳若假借功業之名曲濟苟免之實則又召忽罪人安得援仲爲口實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測〕公叔文子之得謚止以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僎衛人反畧而勿道夫子偶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益深嘆志分爲賢爲人臣第一義行耳

〔演〕公叔謚文子的其臣大夫名僎與文子同升於公朝夫子聞得說只這一事何等光明俊偉便好算得是文了

〔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訓〕仲叔圉即孔文子，逐疾妻，遣祝鮀佞，王孫賈諂媚竈，皆夫子所不取，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足以保國，可見國家器使之不可已也。

〔演〕夫子言衛靈公的爲君沒道理，康子說既是這等，怎麽不喪亡。夫子說他會得用人，仲叔圉管應對賓客，祝鮀管奉祀宗廟，王孫賈管訓練軍旅，既是這等國家大事都付托得停當，怎麽他得喪亡。

〔商〕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訓〕言之不怍，照爲之難看，乃是未行而先言者，這便覺得顏面

上難過有個出口羞慚的意思蓋恐空言之未必能副也若不作則僇口說出來不曾在事上體驗故料其爲之必難執此以察言觀人斷無一爽

演夫子說他說話出來沒些羞怍便決是不照顧前後的要去實做畢竟煩難。

〔商〕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按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弒之孔

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測〕兩言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見無君之賊臣子所共誅卽去位猶然而況見居其職沐浴一告雖於齊事無濟亦足奪三家之魄矣此種道理眞其不可不存於天下明知其不行而不容已

〔演〕齊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了去朝告於哀公說陳恒弒了他的君罪逆重大請興兵去討他公說道個事我難主張你說向三子道孔子退去說凡事君的都容不得逆賊以我曾從大夫的後不敢不上告也吾君乃不自做主說告夫三子者然君命不可違只得往見三子告與他都道不可孔子當面說凡做

官所都容不得這逆賊以我曾從大夫的後不敢不來告也

而施惟小則哀公即從夫子而三家不允將奈之何答曰哀公若從夫子之請召三子儆然以大義命之又得夫子說於其間三子亦不敢不從曰既從之後事務更當如何曰觀左傳所載魯衆濟半之說則夫子已有成算則小伐齊必可得志陳恒既誅然後請於天子並君而去之則魯必奉天子之命爲諸侯長以尊征伐三家即有跋扈之謀不攻自破矣此正興魯一大機會惜乎失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測凡人臣事君不獨自私自利爲欺即成心難化識見未真反

之本心。焉能自欺。子路不知為知。尚坐此病。故以勿欺告之。犯與順對。君可我否。不與他相顧。俱是犯。此雖子路所易。而跡其不詠淵史之伐。則亦未嘗偃為者。然犯字下得很疑。或有為而發者耳。

（演）子路問事君。夫子說對君不要欺。不知為知。把自心欺昧。而又過事務不畏避。若口去觸犯他。

（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訓）達者足此過彼之謂。上達下達。各就所向。一層一層達去。蓋達[illegible]則[illegible]善信以至美大[illegible]

神只管從上達是小人路頭的人則縣幾希以至達禽獸不遠只管從下達兩者俱處於急流難返之勢故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上一級更有一級光景把前面的盡覺不足覩必直詣其巔後已下達如下臺然一級又落一級只因從上者矜持從下者放肆必直至平地而始快

〔演〕夫子說君子人品向上一步步達去小人人品向下一步步達去路頭一分自是住脚不得

〔旨〕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測〕要看學者二字乃是做功夫的人若已造成則成已必該成

物而方做功夫時却專在自己爲己者於自身上搜尋病痛缺失併力去修治只爲着自己那有餘功向人爲人者自己方要用功却又替人算計那個做得不停當那個該怎麼樣做爲了別人抛却自家本業古今人用功之不同如此

〔演〕天子說古時的學者做功夫只在身上尋討爲着自己今時的學者做功夫只在人上搜求爲着別人

〔商〕柴世基問古人爲學只有生熟不同决無初終異路觀大學始願即欲明明德於天下何爲初學時單是爲己答曰明提出學者二字所以說是用功的人蓋爲學是功夫發願是志向若論志向則隱居便須求志而不得作自了漢又諺解一語云古

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何註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訓）欲寡其過而未能形狀他心下反躬自治惟日孜孜之意口中如畫此眞無愧於使者故夫子稱之

（演）蘧伯玉使人到於孔子處孔子與他坐了問說近日夫子怎麽作爲對說夫子一心只要寡少自已的過失日逐簡點而未便能得也使者出去了夫子稱說這使人會道主人心事眞是個使乎是個使乎

（商）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訓〕思字。屬着位字。乃是料事之思。凡位之所值。如子臣弟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處自有當做的事。應該思想。舍此而思於位外。便是坐馳妄想。君子自必無此。此即素位不願外之意。就處境上論者。若論窮理。則天地古今。皆我分內。又焉可不思。

〔貫〕曾子說。君子思想。只在本分內經營。不出他所居的地位。

〔譯〕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訓〕耻言過行。不止要言行相顧。乃故為抑揚。矯輕警惰之意。言易失之有餘。凡屬口頭的言語。容易空說過。視他為可羞耻的

行易失之不足凡做事要比言過頭一步如此兩下低昂方纔扯得個直

〔注〕夫子說君子恐怕言易有餘行趕不上常羞恥其言語而又過分其行事故意把兩下將將轉來

〔面〕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測〕不憂不惑不懼乃是仁知勇實受用處若只虛說其迹未見爲難惟實體到心上受用眞覺難到故嘆以爲未能而歷數言之自道之道謝言夫子大而化之即欲舉一善以自名不可得

故謂其自言如此。非謙辭之說。上論以知爲先。如自明誠。此處以仁爲先。如自誠明。然只就所得力處。各分舉之。實無相較之意也

（通）夫子說。君子的道有三件。我都不會。得仁的人。心下快活。沒有憂愁。知的人。心下明白。沒有疑惑。勇的人。心下果敢。沒有恐懼。各有個實受用處。不容易到了。眞說夫子原不自覺其有道正是自己所說也

（附）陳剛昆問。自道既謂自言。何謂非謙辭。答曰。知仁勇雖同而所以處之者各異。有而自信者。賢人也。有而不居者。大賢也。化而不有者。聖人也。謙乃有而不居。而夫子則已化而不有。故不

得謂之謙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測〕比方人物。乃知人之事。必造詣已到者方能。而賜未暇及此。故以賜賢我不暇。反其詞以規之。

〔演〕子貢去比方人。夫子說賜也。想是自治已完其賢乎哉。夫我則自己還照管不及。沒有這等閒暇。

〔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測〕患不已知。乃是要人知其所能。能者可知之實也。

〔演〕夫子說不愁人不曉得我的能幹。只愁我沒有能幹。好把人

曉得也。

問吳德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固逈然不同。至如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是彼要求可知而此只要求能。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是彼以發明君子心事而此只泛論似各各有異答曰是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註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

測亦者彼固然而此亦然正斷對着億逆的人先覺者詐與不信將來而先識之也蓋逆詐億不信的固會覺得却不足貴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能先覺方爲難事是必其心體預養於

平時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嘆以爲賢

〔注〕天子說不逆探人的欺詐不億度人的不信諒本易被人哄去倒也會得預先知覺這纔爲難能乃是賢乎

〔疏〕洪嗣彥問時說謂先覺全繇不逆不億静以待動故能預先覺得答曰世間不逆不億的被人欺詐儘多怎見便能先覺且抑亦字乃反上之語如何作一直相承解此只爲要討先覺的緣故泥定本文去求不知繇不逆不億而得先覺題意反說死了惟不逆不億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虛虛含在言外更可想像標指見月癡人前怎可道得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訓〕丘字宜讀乃呼其名而提醒之栖栖如鳥之於木依棲不舍佞者一味要騙人喜悅除是小人之尤全不顧名義者方敢爲此故以爲非敢若固則牢牢守着自己要討個乾淨不肯稍加變通以爲天下這等的人也不出自私自利窠臼中心腸最爲可惡疾者惡之之辭也

〔演〕微生畝對孔子說丘阿何爲是這等栖栖不舍呢無乃爲媚人的佞麽孔子說非敢沒忘悞做媚人的佞也乃怪那不肯圓通濟世自守牢固的人也教我怎做得他來

〔匯〕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測〕提起一驥而云稱其不稱者正稱其爲驥也。凡馬即有力亦是貴然不稱爲驥。既謂之驥便一出空群雖德力並有而所稱只在德。不在力。如人而稱爲君子亦雖是才德俱有然只道他心地好不道他才調高力是走得路遠德是走得馴良。

〔演〕天子說馬裡面有稱爲驥的雖是德與才都有却不稱他走得遠的力乃稱他走得好的德也。

〔匯〕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測】或人見當時冤冤相報無有已時。欲以德報怨。使怨自我消。乃以厚道風世之意。這若直說他不是。畢竟折服不倒。故詰他何以報德。若把德報怨。又把德報德。是怨德相等。欲厚而反失之薄矣。兩下須要有個分寸。以直報者。無怨的如此待他。有怨的亦如此待他。一味只是個公直。報字乃承上報字文法來。非欲其必報也。若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其失。匡救其惡。凡可為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蓋怨欲其忘。而德欲其不忘也。報施得當。正是平等處。

【演】或人說把恩德去報那仇怨。這等待人怎麽。夫子說道。固好。但把甚麽去報德。德畢竟難同於怨。有怨的該忘。只把公直去

報仇怨有德的不可忘還把恩德去報恩德

〔面〕留大廷問怨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如何可以不報或謂該報者報之即是以直似有理答曰如此該說以怨報怨直字終解不去且論事只道其常君父之仇非所常有如何執此一端以槪君子平日之宅心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測〕夫子說莫我知是他心下自有獨知之契所在沒人曉得故爲此嘆以發子貢之問從不怨天不尤人說到下學者凡學者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於閒俗着力也下學乃不在高明而

在卑下處於日用常行之中做反身切己的學問上即指天路近自微功夫做無聲無臭之天誠達者足此道彼下學做得盡自然通徹上去如舉火者但下面加薪則火自上炎此即夫子知天命時事也惟我能達於他所以他能曉得我知我者其天乎此乎字詞雖婉而實決人果信得有天在則昊天日明及爾出王一舉一動俱可自信方能不怨尤方能下學者不信此便隱微中必多瞞昧而向人耳目前為鋪張矣此正學問誠偽一大關頭故夫子欲發此而先不免有莫知之嘆然非子貢亦未足以語此也

〔演〕夫子說我心下的事沒有人曉得我也夫子貢問說怎麼作

爲沒有人曉得夫子呢夫子說沒人知我也不怨着天也不尤着人只是從卑下處做刷俗的學問却自然向上通達於天曉得我的其惟獨這鑒臨的天乎

〔商〕余應桂問知天既是誠偽大關初學即須識此方不錯路頭何爲獨發之子貢答曰人見不及此而與之言天知必以爲荒唐豈獨當時即千百年來言及天皆以一理字抹過而茫然不知有鑒臨我者惟子貢能聞性與天道故特爲此指示○俞忠宸問知我其天論語氣還作想像㡳於其字乎字貼答曰如首章不亦悅乎豈夫子不真見所悅而爲此想像蓋詞婉而意實切要須意既著會詞又不傷乃爲雙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註服曰景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謂季孫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測〕子服景伯將一身之進退歸非於人夫子把這都畧過却換個道之興廢委命於天可見士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全不為我一身則得失毀譽俱可置之度外矣

〔演〕公伯寮控愬子路於季孫處子服景伯把來告向夫子說季孫固有疑惑心志於公伯寮的言語我的力量還會把他陳尸於市朝夫子說你道公伯寮便會愬得道之將道行也與乃是上天的命也道之將廢來也與亦是上天的命也有道操大主

張的所在公伯寮怎奈得天命何
〔商〕王元愆問子路才非王佐且仕於季氏一家臣耳夫子何惡
以道之興廢爲言齊氏謂孔子爲政於魯大率欲裁季氏之僭
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
假此以阻孔子故孔子有吾道興廢之說答曰君子之仕原以
行道卽些小出處無非與道相關是何等大欵而乃作此小見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測〕賢者是有德而隱的直貫至下雖進說幾個其次乃因所避
之有寬嚴非人品有優劣也
〔演〕天子說有德的賢者有避盡一世的固是避得極嚴了其次

則避危亂的地方。其次則避怠慢的顏色。其次則避不合的言語。也各有不等。

〔商〕

子曰。作者七人矣。

〔測〕作。乃聖人興起於世者。七人。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字有其人已往不可復作之意。此承上章賢者避世說來。蓋嘆聖王不作。而賢人避遯。所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者也。

〔演〕夫子說。作起於世。爲人睹仰的。已是七個人過去了。

〔商〕金鉉謂作字謂隱去。與上章有情。答曰。作訓隱。有何可據。聖人作而萬物睹。對聖之君六七作。皆以聖人之興爲言。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邢疏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

〔訓〕晨門之言。似近於譏。然而道夫子心事則極切。蓋賢人一見世道不可爲。便歛手遯去。唯聖人於天下。如慈父遇子之疾。明知必不可療。决不忍不救。以冀而坐聽其亡。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夫子行徑。端不外此。

〔演〕子路從夫子周流。歇宿於石門地方。管晨門的問說。子來何所從繇。子路說。從繇孔氏。晨門說。這就是那曉得時勢决不可做。還不肯放下。畢竟要去做的麽。

〔商〕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那註曰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深則厲淺則揭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爲厲淺揭也揭揭衣褰裳也末無也

測有心是驟然聽得不覺作動道他有些心事還不知爲着甚麼及傾聽一回方知鄙的乃是爲用世故既而以硜硜譏之斯已是因没人曉得我就止而不爲而已矣者一了百了再無粘帶也厲是用衣涉水揭是揭起其衣涉水比涉世要曉得淺深不可徑進果哉者一刀兩斷徹手得快道只是看着世間風色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有甚煩難反此可見夫子只爲不肯拋撇世人故費了無限心力受了無限劬勞真是獨爲其難者而

一腔心事誰人曉得。

〔演〕夫子擊磬於衛地。有擔荷草器過孔氏之門的。卒然聽得嘆說有心事哉。是這個擊磬乎。既而仔細聽來。嘆說却緣來爲休歇不得。鄙陋哉。硜硜膠固乎。沒有人曉得我也。即便止住罷了。詩裡說水深則厲。把衣去涉。水淺則揭。撕衣去涉。涉世也須要度量個深淺。夫子說把世間一丟便了。真果決哉。只是這般放得下也。沒甚麽煩難矣。

〔演〕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〇邢昺曰。書。周書無逸篇文。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

也諒陰默也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

冢大也

〔講〕聽於冢宰三年。那疏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蓋據晉杜預之說。果如杜說。則既無大臣竊柄之嫌。又無以日易月之譏。是爲得宜。惜後世無議此者

〔演〕子張說書云。高宗居喪諒陰三年內竝不言說。爲君的那得不言。這是怎麽解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時的人皆是這等。君薨了。嗣君不自聽政。百官都總攝自己職分。以聽命於冢宰三年。不須君自說得。

〔疏〕

說晉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陰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測】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皆不外此。惟只在

禮文上鋪排所以不能動人若上能好禮原出於中心之樂爲

則下必易使亦出於中心之從順精神相感不容奠者

〔演〕夫子說爲君上的若能實好着定分的禮使民都感動依禮

奉行容易使令也

〔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測〕己有耳目口身四肢便有嗜色臭味安佚終日驅逐不休纔

放下又那昏沉去把這己都弄壞了故須要修整去修整他把

簡甚麼乃以敬常提醒若思一段光景爲主於內既不使昏沉

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繇干而發成此精明之體已方纔修整得停當此學者提宗之一法也然這箇做若只了得自已無與於人乃是箇小人儒焉得爲君子故子路復叩之而夫子爲發其藴已與人境界原相對待功夫又相合一如已在家則與一家之人相對已在國與天下則與國與天下之人相對即在深山靜養亦必有一二伴侶決無閉門塞竇而獨處於一室者已之所行即是人之所受更無兩截又我修已是這箇敬人與百姓各各修已亦只是這箇敬蓋功夫在人自己而所以感通則彼總不外此已爲式樣故修已者即可以之安人以之安百姓至於人與百姓之不同者乃所值之境有廣狹非已有異修也

未修己固能安百姓而要以百姓至繁寧保無一夫之失所堯舜在上猶有其咨以此爲病可見安百姓更無着手處功夫只在修己諸意仍打轉到己上

〔顧〕子路問君子夫子說君子修整自己不可待他昏散把箇主一的做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箇修己方法處置人也在裡面就把去安人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箇修己方法處置百姓也在裡面就把去安百姓若修己就去安百姓便是堯舜也還做不盡還以爲病痛豈是容易的

〔問〕程遠猷問堯舜猶病畢竟是安百姓的事做不盡抑只是心上猶以爲歉答曰心與事無兩樣古聖人在上豈徒使百姓有

所教養而止必欲人人俱為聖賢與我一樣唐虞之世雖云戶成可封亦有五品未遜堯舜之心如何慊得惟安百姓之事難了而安百姓之念亦與之俱不了所以為聖人無息之心然事雖未竟而心則無窮矣方如駁曰然則時解謂堯舜猶病正是堯舜敬修處似亦是只理雖是而以貼本文語意却費轉折猶病只証安百姓之難要歸其功於修已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邢疏曰原壤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孫順也叩擊也脛脚脛

〔翻〕原壤蹲踞相待是以放蕩狎夫子的禮法夫子責他辭雖嚴正而以杖叩脛亦以狎行其教誨

疏原壤蹲踞待夫子夫子說幼小不遜順長大沒有可傳述年老又不死這是蠹害世間的賊因把所執杖叩擊他足脛使他曉得警醒

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測益者與直指童子問他是倘求益的不於人席地而坐童子侍立於傍不命之坐不坐今他自己居於坐位了先生乃年長於我者童子當隨行今他竟與先生並行了故說他不是求益成者欲成就其年長之模樣而學問亦在其中也

〔演〕闕黨童子傳賓主的辭命或問說童子將命乃是要學些禮體求進益的麽夫子說我見他自己居於坐位見他與年長的先生一並行走這不是求進益的乃是要速成就的

〔旁〕

論語湖南講三卷終